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五

劉 物 等

聞人詮校刻沈同校

韋夏卿

王正雅 正雅族

柳公綽 公綽子

崔元亮

温造 造子璋

郭承嘏

駁侑 駁

徐珣

韋夏卿字雲客杜陵人父迢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夏卿苦學大曆中與弟正卿俱應制舉同時策入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久旱蝗詔於郎官中選亦畿令改奉天縣令以課最第一轉長安令改吏部員外郎轉本司郎中拜給事中出為常州刺史夏卿深於儒術所至招禮通經之士特處士竇羣寓於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論薦之于朝遂為門人改蘇州刺史貞元末徐州張建封卒初授夏卿徐州行軍司馬尋授徐泗濠節度使夏卿未至建封子愔為軍人立為留後因授旌節徵夏卿為吏部侍郎轉京兆尹

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遷太子少保平時年六十四贈左僕射夏卿有風韻善談讌與人同處終年而喜愠不形於色撫孤姪恩踰已子早有時稱其所與游辟之賓侔皆一時名士為政務通適不喜改作始在東都傾心辟士頗得才彥其後多至卿相世謂之知人

王正雅字光謙其先太原尹東都留守胡之子伯父珣代宗朝御史大夫以貞亮鯁直名於當代卒諡曰忠惠正雅少時以孝行修謹元和初舉進士登甲科禮部侍郎崔邠其知之累從職使府元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三遷為萬年縣令當穆宗時京邑號為難理正雅抑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為京兆尹上前褒稱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宜賜遷戶部郎中尋加知臺雜事再遷太常少卿出為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有中人為監軍怙權干政正雅不能堪乃謝病免人為大理卿會宋申錫事起獄自內出卒無證驗是時王守澄之威權鄭注之寵勢雖宰相重臣無敢顯言其事者唯正雅與京兆尹

崔綰上疏請出造事者付外考驗其事別具狀聞由是獄情稍緩申錫止於貶官中外翕然推重之大和五年十一月卒贈左散騎常侍正雅從弟重訓之子也位止河東令重子衆仲登進士第累官衡州刺史衆仲子

綰字致平少孤宰相鄭肅之甥少依舅氏十五兩經擢第常著京城六尚銘為文士所稱再登進士甲科崔燥領鹽鐵辟為巡官歷佐梓潼宣歙使幕宰相崔龜從奏為鄆縣尉集賢校理遷監察御史轉殿中宰相崔絃出鎮揚州奏為節度副使入為起居郎歷禮部兵部考功三自外遷司封郎中長安令中丞鄭處誨奏知臺雜換考功郎中遷中書舍人時政不協出為同州刺史賜金紫暮年移疾華州敷水別墅踰年以禮部侍郎徵疑性堅直貢闈取士拔其寒俊而權豪請託不行為其所怒出為商州刺史明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潭州刺史湖南團練觀察使入為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又以不奉權倖改秘書監出為河南尹檢校禮部尚書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疑咸通

中兩佐宣城使幕備究人之利病滌除積弊民俗阜康踰歲黃巢以
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疑令牙將樊儔率師據探石以援之
儔犯令疑即斬之以徇命別將烏穎代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
引衆攻宣城大將王洵請出軍逆戰疑曰賊忿恚而來宜持重待之
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洵銳意請行疑即閱集丁壯分守
要害登陴設備洵果戰死賊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爲梯衝之具
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兇勢不可當願尚書歸款退之
懼覆尚書家族疑曰人皆有族子豈獨全誓與此城同存亡也既而
賊已退去時乾符五年也其年夏疾甚有大星墜於正寢八月卒于
郡時五十八無子以弟子鑣爲嗣鑣兄鉅位終兵部侍郎

柳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也祖正禮邠州士曹參軍父子温丹州
刺史公綽幼聰敏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授秘書
省校書郎貞元元年也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登賢良方正科時年
二十一制出授渭南尉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飢其家雖給而

每飯不過一器歲稔復初家甚貧有書千卷不讀非聖之書爲文
辭靡慈隱觀察使姚齊梧奏爲判官得殿中侍御史冬薦授開州
刺史入爲侍御史再遷吏部員外郎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
爲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爲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
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元和初憲宗頗出遊畋銳意用兵公
綽欲因事諷諫五年十一月獻大醫箴一篇其辭曰天布寒暑不私
於人而類既一崇高以均惟謹好愛能保其身清淨無瑕輝光以新
於物滿天地之間浹肌膚之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知於內清潔
爲民奔射猶敗氣行無間不在大睿聖之姿清明絕俗心正無邪
志寡欲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聖德超邁萬方
相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唯過
則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聖心不惑孰能移之畋遊恣樂
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咤叱傷氣惟天之重從禽爲累不養其外前脩
所忌聖心非之孰敢違之人乘氣生嗜欲以萌氣離有忠氣疑則成

巧必喪其智必誘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
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以享億年聖
人在上各有攸處庶政有官群藝有畧臣司太醫敢告諸御憲宗深
嘉之期日降中使獎勞之曰卿所獻之文云氣行無間隙不在大何
憂之深也踰月拜御史中丞公綽素與裴垙厚李吉甫出鎮淮南
垙怨垙六年吉甫復輔政以公綽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
觀察使湖南地氣卑濕公綽以母在京師不可迎侍致書宰相乞分
司洛陽以便奉養久不許八年移為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乃迎母
至江夏九年吳元濟蔡州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
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即日上奏
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湘江直抵安州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
公綽謂之曰公所以屬韃負弩者豈非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
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則當赴闕
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唯公所命即署聽為鄂岳都

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三傑授之乃選
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
變甚為當時所稱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今左右省問其家如
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治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
曰中丞為我輩知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剋捷十一年入為給
事中李師道歸朝遣公綽往鄆州宣諭使還拜京兆尹以母憂免十
四年起為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領使
如故長慶元年罷使復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河朔復叛朝廷用
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今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鎮用兵使
繫併館遞匱乏鞍馬多闕又勅使行李人數都無限約其衣緋紫乘
馬者二十三匹衣黃綠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
即供驛馬既盡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喧騰行李
將絕伏望聖慈聊為定限乃下中書條流人數自是吏不告勞以
直為北司所惡尋轉吏部侍郎二年九月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

中入朝以弘守司徒中書令詔百寮問疾弘遣其子達情言不能接見公綽謂其子曰聖上以公官重令百司省問異禮也如拜君賜宜力疾公見安有卧令子弟傳言耶弘懼扶牀而出人皆聳然三年改尚書左丞又拜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鄭縣縣二吏犯法一賊賄一舞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賊吏獄具判之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在誅舞文者公綽馬害圍人命斬之賓客進言曰可惜良馬圍人自防不至公綽曰安有良馬害人乎亟命殺之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於郵舍候之軍吏自以漢上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曰竒章纜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見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鍊此丹於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遠謂之曰惜哉至藥來於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沉之于江而

捕而殺之敬宗即位加

授邠州刺史亦寧慶節度使所部有神策諸鎮屯列要地承前不受

節度使制置遂致北虜深入公綽上言諸鎮皆稟分守節度使制置三年入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致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鬪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大和四年復檢校左僕射大原尹北都留守河南節度觀察等使是歲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其襲奪太原故事出兵送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考恭單馬勞問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至關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犯陜北有沙施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禦匈奴其妻母來太原者請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遺之沙地感之深得其効六年以病求代三月授兵部尚書徵還京師四月卒贈太子太保謚曰成公綽天資仁孝初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親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外兄薛官早

卒一女孤配張毅天資遺甚於已子性端介寡合與錢徽蔣又杜元
穎薛存誠文雅相知交情款密凡六開府幕得人尤盛錢徽掌貢之
年鄭朗覆落公綽將赴襄陽首辟之朗竟爲名相盧簡辭崔澳夏侯
孜韋長李續李拭皆至公卿爲吏部侍郎與舅左丞崔從同省人士
榮之子仲郢弟公權公諒

仲郢字諭蒙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牛僧孺鎮
江夏辟爲從事仲郢有父風動修禮法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能
及此入爲監察御史五年遷侍御史富平縣人李秀才籍在禁軍誣
鄉人斫父墓栢射殺之法司以專殺論文宗以中官所庇決杖配流
右補闕蔣係上疏論之不省仲郢執奏曰聖王作憲殺人必有死之
令聖明在上當官無壞法之臣今秀才犯殺人之科愚臣備監決之
任此賊不死是亂典章臣雖至微豈敢曠職其秀才未敢行決望別
降勅處分乃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又執奏帝遂詔京兆府行決不用
監之然朝廷嘉其守法會昌中三遷吏部郎中李德裕頗知之武宗

有詔減冗官吏部條流欲牒天下州府取戶額官負仲郢曰諸州官
冬申闕何煩牒耶倖門頓塞仲郢條理旬日減一千二百員時議爲
愜遷諫議大夫五年淮南奏吳湘獄御史崔元藻覆按得罪仲郢上
疏理之人皆危懼德裕知其無私益重之武宗築仙臺仲郢累疏切
諫帝召諭之曰聊因舊址增葺愧卿忠言德裕奏爲京兆尹謝曰言
曰下官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門館德裕不以
爲嫌時廢浮圖法以銅像鑄錢仲郢爲京畿鑄錢使錢工欲於摸加
新字仲郢止之唯淮南加新字後竟爲僧人取之爲像設鐘磬紇干
泉訴表甥劉詡毆母詡爲禁軍小校仲郢不俟奏下杖殺爲北司所
譖改右散騎常侍權知吏部尚書銓事宣宗即位德裕罷相出仲郢
爲鄭州刺史周墀自江西移鎮滑臺過鄭觀其境內大理甚獎之俄
而墀入輔政遷爲河南尹蒞事踰月召拜戶部侍郎居無何墀罷知
政事同列有疑仲郢與墀善左授秘書監數月復出爲河南尹以寬
惠爲政言事者以爲不類京兆之政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

邑之治惠養爲本何取類耶大中年轉梓州刺史劔南東川節度使
孔目吏邊章簡者以貨交近倖前後廉使無如之何仲郢因事決殺
部內肅然不俟行法而自理在鎮五年美績流聞徵爲吏部侍郎入
朝未謝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大中十二年罷使守刑部
尚書咸通初轉兵部加金紫光祿大夫河東男食邑三百戶俄出爲
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鳳州刺史盧方又以輕罪決部民數日而
斃其妻列訴又旁引他吏械繫滿獄仲郢召其妻謂之曰刺史科小
罪誠人但本非死刑雖未出辜其實病死罰方又百直繫者皆釋郡
人深感之因決賊吏過當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踰年爲虢州刺史
數月檢校尚書左射僕東都留守盜發先人墓棄官歸華原除華州
刺史不拜數月以本官爲郿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授節鉞
於華原別墅卒於鎮初仲郢自拜諫議後再遷官群烏大集於昇平
里第廷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唯除天
平鳥不集仲郢嚴禮法重氣義嘗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

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事今以
利贍南宅令狐綯爲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綯書自明其要云任安不
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旣久其家
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綯深感歎尋與從質正官仲郢以禮法
自持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鎮旣無名馬衣不
薰香退公布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已來南北史再鈔手
鈔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典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
佛書多筆記要義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撰尚書二十四司箴韓愈
柳宗元深賞之有文集二十卷子珪壁珙
珪字鎮方大中五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早卒
壁大中九年登進士第文格高雅嘗爲馬嵬詩詩人韓琮李商隱嘉
之馬植鎮陳許辟爲掌書記又從植汴州李璿鎮桂管奏爲觀察判
官軍政不愜辟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入爲右補闕僖宗幸
蜀召充翰林學士累遷諫議大夫充職

玘應兩經舉釋褐秘書正字又書判拔萃高湜辟為度支推官踰年拜右補闕湜出鎮澤潞奏為節度副使入為殿中侍御史李蔚鎮襄陽辟為掌書記湜再鎮澤潞復為副使入為刑部員外湜為亂將所逐貶高要尉玘三上疏申理湜見疏本歎曰我自辨析亦不及此尋出廣州節度副使明年黃巢陷廣州郡人鄧承勳以小舟載玘脫禍召為起居郎賊陷長安為刃所傷出奔行在歷諫議給事中位至御史大夫玘嘗著書誡其子弟曰夫門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於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承世胄者修己不得不懇為學不得不堅夫人生世以無能望他人用以無善望他人愛用愛無狀則曰我不遇時時不急賢亦由農夫鹵莽而種而怨天澤之不潤雖欲弗餒其可得乎幼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以孝悌為基以恭默為本以畏怯為務以勤儉為法以交結為末事以氣義為凶人

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敬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求名知儻來去去與驕庶幾減過莅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聯以言養人直不近褊廉不沾名廩祿雖微不可易黎甿之膏血榷楚雖用不可恣褊狹之肯襟憂與福不偕潔與富不並比見門家子孫其先正直當官耿介特立不畏強禦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無他能如其先遜順處已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其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已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憤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者馱之伎已者悅之唯樂戲譚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斯養何殊其四崇好慢遊耽嗜麴蘖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難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茲五不是甚於座疽座疽則破石可瘳五失則巫

暨莫及前賢烟誠方冊具存近代覆車聞見相接夫中人已下修辭
力學者則躁進患失思展其用審命知過者則業荒文蕪一不足採
唯上智則研其慮博其聞堅其習精其業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苟異
於斯豈爲君子初公綽理家甚嚴子弟克稟誠訓言家法者世稱柳
氏云

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爲辭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
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爲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
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
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
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歷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公綽
在太原致書于宰相李宗閔云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
偕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乃遷右司郎中累換司封兵部二郎
中弘文館學士文宗思之復召侍書遷諫議大夫俄改中書舍人充
翰林書詔學士每浴堂召對繼燭見跋語猶未盡不欲取燭宮人以

蠟淚揉紙繼之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
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
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
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賞久之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
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唯公權無
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
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爲之股慄公權辭氣不可奪帝謂之曰
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彩却受卿諫議大夫翌
日降制以諫議知制誥學士如故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充職嘗入
對上謂之近日外議如何公權對曰自郭皎除授邠寧物議頗有疵
否帝曰皎是尚父之從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
授邠寧小鎮何事議論耶公權曰以皎勲德除鎮攸宜人情論議者
言皎進二女入宮致此除拜此信乎帝曰二女入宮叅太后非戲也
公權曰叅李之嫌何以戶曉因引王珪諫太宗出盧江王妃故事帝

即今南內使張曰華送二女還皎公權忠言匡益皆此類也累遷學士承旨武宗即位罷內職授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用為集賢學士判院事李德裕素待公權厚及為珙奏薦頗不悅左受太子詹士改賓客累遷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復為左常侍國子祭酒歷工部尚書咸通初改太子少傅改少師居二品班三十年六年卒贈太子太師時年八十八公權初學王中書閣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為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受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下表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女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

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餅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其行帝尤奇惜之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勳戚家碑板間遺歲時鉅萬多為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盃一筒絨膝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寶唯筆硯圖畫自為鏤之常評硯以青州石末為第一言墨易令絳州黑硯次之尤精左氏傳國語尚書毛詩莊子每說一義必誦數紙性曉音律不好奏樂常云聞樂令人驕怠故也

公綽伯父子華永泰初為嚴武西蜀判官奏為成都令累遷池州刺史入為昭應令知府東十三縣捕賊尋檢校金部郎中修葺華清宮使元載欲用為京兆尹未拜而卒自知死日預為墓誌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視之謂其弟子温曰保惜此兒福祚吾兄弟不能及與吾門者此兒也因以起之為公綽字子華二子公器公度善書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怒氣

海嘗温耳位止光祿少卿公器子遵遵子璨璨仕至宰相自有傳
崔玄亮字晦叔山東慈州人也玄亮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事諸
侯府性雅澹好道術不樂趨競久遊江湖至元和初因知已薦達入
朝再遷監察御史轉侍御史出為密湖曹二郡刺史每遷秩讓
輒形於色大和初入為太常少卿四年拜諫議大夫中謝曰面賜金
紫朝廷推其名望遷右散騎常侍來年宰相宋申錫為鄭注所構獄
自內起京師震懼玄亮首率諫官十四人詣延英請對與文宗往復
數百言文宗初不省其諫欲寘申錫於法玄亮泣奏曰孟軻有言衆
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
察之方宜於法今至聖之代殺一凡庶尚須合於典法况無辜殺一
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為申錫也言訖俯伏嗚咽文宗為
之感悟玄亮繇此名重於朝七年以疾求為外任宰相以弘農便其
所請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魏州刺史是歲七月卒於郡所中外無
不歎惜始玄亮登第純亮寅亮相次昇進士科藩府辟召而玄亮最

孫位至侍郎

孫位至河內人祖景倩南鄭令父輔國太常丞造幼嗜學
位至有節學少所降志隱居王屋以漁釣逍遙為事壽州刺史
造封爵而不敢縻以職任及建封授節彭門造歸下邳有高天下
位至封恐一旦失造乃以兄女妻之時李希烈方悖侵寇藩隣屢
宗患之以范陽劉濟方輸忠款但未能盡達朝廷倚賴之意乃密詔
建封選特達識略之士往喻之建封乃強署造節度叅謀使于幽州
造與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濟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聖大臣忠盡
願得率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上聞德宗愛其才召
京師謂之曰卿誰家子年復幾何造對曰臣五代祖大雅外五代祖
李勣臣犬馬之年三十有二德宗竒之欲用為諫官以語泄事寢
慶元年授京兆府司錄叅軍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既而幽

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帝召而謂之曰朕以劉總輸忠雖書詔使蕃未盡朕之深意以卿素能辦事為朕此行造對曰臣府縣走吏初受憲職望輕事重恐辱國命無能論旨帝曰我在東宮時聞劉總請觀及我即位比年上書不絕及約以行期即瘖默不報卿識機知變往喻我懷無多讓也乃拜起居舍人賜緋魚袋充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察鞬郊迎乃宣聖旨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觀朝廷遂以張弘靖代之及朱克融逐弘靖鎮州殺田弘正朝廷用兵乃先令造衛命河東魏博澤潞橫海深異易定等道喻以軍事皆稱旨俄而坐與諫議大夫李景儉史館飲酒景儉醉為丞相造為朗州刺史在任開後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祀之名為右史渠居四年召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象笏造不許而行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匹造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

今日瞻落于温御史吁可畏哉遷左司郎中再知雜事尋拜御史中丞大和二年十一月官中昭德寺火寺在宣政殿東隔垣火勢將及宰臣兩省京兆尹中尉樞密皆環立於日華門外令神策兵士救之晡後稍息是日雅臺官不到造奏曰昨官中遺火緣臺有繫囚恐綠為姦追集人吏隄防所以至朝堂在後臣請自罰三十直其兩巡使崔蠡姚合火滅方到請別議書勸勅曰事出非常臺有囚繫官曹警備亦為周慮即合待罪朝堂候取進旨量罰自許事涉乖儀温造姚合崔蠡各罰一月俸料造性剛偏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籍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祇承人決脊十下左拾遺舒元表等上疏論之曰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温造蔑朝廷典禮凌陛下侍臣恣行宵臆曾無畏忌凡事有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造又捉其

從人當時緣不上聞所以暴犯益甚臣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
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
嫌若不糾繩實虧彝典勅曰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
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並列通班令知名分如聞喧
競亦以再三既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
行道途即抵揖而過其參從人則各隨本官之後少相僻避勿言衝
突又聞近日已來應合導從官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
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然造之舉奏無所吐茹朝廷有喪不以
禮配不以類者悉効之獲偽官王果等九十餘人杖殺南曹吏李實
等六人刑於都市遷尚書右丞加大中大夫封都縣開國子賜金紫
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文宗以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
騎常侍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辭赴鎮以興元兆亂之狀奏之
蓋悟其根本許以便且從事帝慮用兵勞費造奏曰臣計諸道
之兵已廵俟臣行程至褒縣望賜臣密詔使受約束比臣及

元諸軍相續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四通神策行營將董重
質河中都將溫德彝郃陽都將劉士和等咸令稟造之命造行至褒
城會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廻謁見造即留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
召亞將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暨發褒城以八百人為衛隊五百人
為前軍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下車置宴所司供帳於廳事造曰此
隘狹不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志忠兵周環之造曰
吾欲問新軍去住之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問既畢傳言令坐
有未至者因令昇酒巡行及酒匝未至者皆至牙兵圍之亦合坐卒
未悟席上有先覺者揮令起造傳言叱之因帖息不敢動即召坐卒
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丕夾階立拔劍呼曰殺闔兵齊奮其賊首教
練使任鑄等并官健千人皆斬首於地血流四注蓋軍楊叔元在座
遽起求哀擁造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勅旨配流康州其
親刃絳者斬一百斷號令者斬三斷餘並斬首內一百首祭李絳三
十首祭王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屍於江造功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五

年四月入爲兵部侍郎以耳疾求退七月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造至洛中九月制改授河陽懷節度觀察等使造以河內膏腴民戶凋瘵奏開浚懷州古秦渠枋口堰役工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餘頃七年十一月入爲御史大夫造物赴鎮漢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乃禱雞翁山祈晴俄而疾風驅雲即時開霽文宗嘗聞其事會造入對言之乃詔封雞翁山爲侯九年五月轉禮部尚書其年六月病卒時年七十贈右僕射有文集八十卷造於晚年積聚財貨一無散施時頗譏之子璋嗣璋以廕入仕累佐使府歷三郡刺史咸通末爲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惡者五百餘人自是軍中畏法入爲京兆尹持法太深豪右一皆屏迹會同昌公主薨懿宗怒殺監官其家屬宗枝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爲刑法太深帝怒貶璋振州司馬制出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夜自縊而卒

郭承嘏字復卿曾祖尚父汾陽王祖暉諸衛將軍父鈞承嘏生而秀

異乳保之年即好筆硯比及成童能通五經元和四年禮部侍郎弘靖知其才擢升進士第累辟使幕歷渭南尉入朝爲監察御史遷起居舍人丁內艱以孝聞終喪爲侍御史職方兵部二員外兵部郎中

大和六年拜諫議大夫頻上疏言時政得失文宗以鄭注爲太僕卿承嘏論諫激切注甚懼之本官知匭院事九年轉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兩省迭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由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駁能奉其職宜在瑣闥牧守之才易爲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黃扉欲優其祿俸暫令廉問近關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爲給事中文宗以淮南諸道累歲大旱租賦不登國用多闕及是以度支戶部部分命宰臣鎮之承嘏論之曰宰相者上調陰陽下安黎庶致君堯舜致時清平俾之閱簿書筭緡帛非所宜也帝深嘉之遷刑部侍郎時因朔望以刑法官得對文宗從容顧問恩禮甚厚未及大用以二年二月卒承嘏身歿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費皆親友共給而後具

縉紳之流無不痛惜贈吏部尚書

殷侑陳郡人父懌侑爲兒童時勵志力學不問家人資產及長通經以講習自娛貞元末以五經登第精於歷代沿革禮元和中累爲太常博士時迴紇請和親朝廷計費五百萬繕朝廷方用兵伐叛費用百端欲緩其期乃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宣諭以侑爲副侑謹重有節繫臨事俊辯既至虜庭可汗初待漢使盛陳兵甲欲臣漢使而不答拜侑堅立不動宣諭畢可汗責其倨宣言欲留而不遣行者皆懼侑謂虜使曰可汗是漢家子婿欲坐受使臣拜是可汗失禮非使臣之倨也可汗憚其言卒不敢逼使還拜虞部員外郎王承宗拒命遣侑銜命招諭之承宗尋稟朝旨獻德棣二州遣二子入朝遷侑諫議大夫凡朝廷之得失悉以陳論前後上八十四章以言激切出爲桂管觀察使寶曆元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洪州刺史轉江西觀察使所至以潔廉著稱入爲衛尉卿文宗初即位滄州李同捷叛而王廷湊助逆欲加兵鎮州詔五品已上都省集議時上銳於破賊宰臣莫

敢異議獨侑以廷湊再亂河朔方狗招懷雖附兇徒未甚彰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其疏末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攻心爲神武以含垢安人爲遠圖以網漏吞舟爲至誠文宗雖不納深所嘉之滄景平以侑嘗爲滄州行軍司馬大和四年加檢校工部尚書滄齊德觀察使時大兵之後滿目荆榛遺骸蔽野寂無人煙侑不以妻子之官始至空城而已侑攻苦食淡與士卒同勞苦周歲之後流民襁負而歸侑上表請借耕牛二萬以給流民乃詔度支賜綾絹五萬匹買牛以給之數年之後戶口滋饒倉廩盈積人皆忘亡初州兵三萬悉取給於度支侑一歲而賦入自贍其半二歲而給用悉周請罷度支給賜而勸課多方民吏登悅上表請立德政碑以功加檢校吏部尚書侑以鄆下清池縣在子城北非便奏移於南郭之內六年入爲刑部尚書尋復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天平軍節度軍曹濊觀察等使自元和末收復師道十二州爲三鎮朝廷務安反側征賦所入盡留贍軍賁繕尺帛不入王府侑以軍賦有餘賦

不上供非法也乃上表起大和七年請歲供兩稅推酒等錢十五萬
貫粟五萬碩詔曰鄆曹濮等州元和已來地本殷實自分三道十五
餘年雖頒詔書竟未入賦殷侑承兵戈之後當歉旱之餘勤力奉公
謹身守法纔及周歲以致阜安而又體國輸忠率先入貢成三軍奉
上之志陳一境樂輸之心尋有表章良用嘉歎尋就加檢校右僕射
九年御史大夫温造劾侑不由制旨增監軍俸入賦斂於人上不問
以便承宣代還其年濮州錄事參軍崔元武於五縣人吏率斂及縣
官料錢以私馬擡估納官計絹一百二十四匹大理寺斷三犯俱發以
重者論祇以中私馬為重止令削三任官而刑部覆奏令決杖配流
獄未決侑奏曰法官不習法律三犯不同即坐其所重元武所犯皆
枉法取受準律枉法十五匹已上絞律疏云即以賊致罪類犯者命
累科據元武所犯今當入處絞刑疏奏元武依刑部奏決六十流賀
州乃授侑刑部尚書八月檢校右僕射復為天平軍節度使上以温
造所奏深文故也開成元年復召為刑部尚書時初經李訓之亂上

簡侑治安之術侑極言委任責成宜在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
用帝深嘉之賜錦綵三百匹及中謝又令中使就第賜金十斤其年
七月檢校左僕射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二年三月以病
求代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一月復檢校右僕射出為忠武節度
陳許蔡觀察等使三年七月卒于鎮時年七十七贈司空侑以通經
入仕觀風撫俗所蒞有聲而晚年急於大用稍通權倖物望減於往
時子羽

羽太和五年登進士第藩府辟召不至顯子盈孫

盈孫乾符末為成都掾駕在西川用為太常博士禮學有祖風光啓
二年久隨駕自成都還三年二月駐蹕鳳翔時宗廟為賊所焚車駕
至京告享無所四月盈孫謂宰執曰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及三
太后三室因光啓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車駕出宮其緣室法物神
主本司載行至鄠縣並被盜剽奪皇帝還宮合先製造宰相鄭延昌
奏曰太廟太殿二十二間功績至大計料支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損

益重難今未審依元料修奉爲復別有商量勅付禮院詳議時博士
四人杜用勵在利州崔澄在河中封舜卿在巴南獨盈孫獻議曰太
廟制度歷代參詳皆符典經難議損益謹按舊制十一室二十二間
十一架垣墉廣袤之度堂室淺深之規階陛等級之差棟宇崇低之
則前古所謂奢不能侈儉不能踰者也今以朝廷帑藏方虛費用稍
廣須資變禮將務從宜固不可易前聖之規模狹大朝之制度當憑
典實別有參詳謹按至德二年以太廟方修新作神主於長安殿安
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爲遷祔當時議論無
所是非竊知今者京城除大內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且
以少府監大廳擴充太廟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伏請
接續廳之兩頭成一十室薦饗之三太廟即於監內西南別取屋
宇三間且充廟室候太廟修奉畢日別議遷祔勅旨依奏其神主法
物樂懸皆盈孫奏重修製知禮者稱爲博洽龍紀元年十一月昭宗
郊祀圓丘兩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註朝服盈孫上疏曰臣昨赴

齋宮見中尉樞密內臣皆具朝服臣尋前代及國朝典令無內官朝
服製度伏以皇帝陛下承天御曆聖祚中興祇見宗祧克陳大禮皆
稟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夏商周之舊經軒冕服章式遵彝憲若
內官要衣朝服令依所守官本品之服事雖無據粗可行之臣忝禮
司合具陳奏時中貴皆知宰相大臣朝服故盈孫論之帝雖不從嘉
其所守轉祕書少監卒

徐晦進士擢第登直言極諫制科授櫟陽尉皆自楊憑所薦及憑得
罪貶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獨晦送至藍田與憑言別時故相權
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爲厚矣無
乃爲累乎晦曰晦自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爭忍無言而別如
他日相公爲姦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輿嘉其真
懇大稱之於朝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爲監察晦曰夷簡曰生
平不踐公門公何取信而見獎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
肯負國乎由是知名歷殿中侍御史尚書郎出爲晉州刺史入拜中

書舍人寶曆元年出為福建觀察使二年入為工部侍郎出為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大和四年徵拜兵部侍郎五年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時性強直不隨世態當官守正唯嗜酒太過晚年喪明乃至沉廢以禮部尚書致仕開成三年三月卒贈兵部尚書
史臣曰溫柳二公以文行飾躬砥礪名節當官守法侃侃有大臣之節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輔之量以和為貴漢武帝畏汲黯而相孫弘太宗重魏徵而委玄齡其旨遠也韋崔名士薦賢致主綽有古風殷司空治民斯為循吏而忠規壯節至晚不衰徐郭謹言鬱為佳士如數君者寔為令人
贊曰柳氏禮法公忠節槩搏擊為優彌綸則隘夏卿獎核時叔匡將徐郭之議金玉鏘鏘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五

左奉議郎充紹興府府學教授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六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元稹

龐巖

白居易

行簡

敏中附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後魏昭成皇帝稹十代祖也兵部尚書昌平公巖六代祖也曾祖延景岐州叅軍祖悱南頓丞父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以稹貴贈左僕射稹八歲喪父其母鄭夫人賢明婦人也家貧為稹自授書教之書學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四調判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為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制下除右拾遺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即日上疏論諫職又以前時王叔文王伾以猥褻待詔蒙幸太子未貞之際大撓朝政是以訓導太子宫官宜選正人乃獻教本書曰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

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
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
近管蔡則讒入有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于道者
得不謂教之然耶俾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習目不得閱
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凌亂之音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
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縱追禽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
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
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遊習旣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于前
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
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故庸佞違道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
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
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
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
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

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
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日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日將以明君臣胡
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官之戮人也而傳
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日恣睢天下之人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
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以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
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寃死無所自明而况于踈遠之臣庶乎若秦則
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
訓是景武昭宣天資甚美才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虛築社
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
者莫不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始略其
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隣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爲
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習即位之後雖遊晏飲食之間
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
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皆宰相兼

領其餘官寮亦甚重焉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
皇之後漸踈賤之剛至母后臨朝翦棄王室當中廢二聖勤勞之際
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旣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吐扶衛之一
辭而今鑿匠胡安金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也耶兵興已來茲弊尤
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曠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
者處之至于友諭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縉紳恥由之夫以匹
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諫多聞之友以成之
豈天下之元良而可以疾廢眊曠不知書者爲之師乎踈冗散賤不
適用者爲之友乎此可不及上古之甚也近制官寮之外往往沉滯
僻老之儒充侍直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逐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
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身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
天眷佑祚我唐德以舜繼堯傳陛下——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
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
也計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之中才而又生於深

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况
稼穡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內是天下之人傾耳注心
之日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將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
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明達機務者爲之更相進見日就月
將因今皇子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
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足則去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已
備則資遊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直
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則俾知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
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
鄧魯衛之盛入則有東平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大牙盤石之
勢也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因賤其兄弟而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哉
憲宗覽之甚悅又論西北邊事皆朝政之大者憲宗召對問方略爲
執政所忌出爲河南縣尉丁母憂服除拜監察御史四年奉使東蜀
劾奏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遠制擅賦又籍沒塗山甫等吏民八

十八戶田宅一百一十一奴婢二十七人草千五百束錢七千貫時
礪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積雖舉職而執政有與礪厚者惡之使還
令分務東臺浙西觀察使韓臯封杖決湖州安吉令孫解四日內死
徐州監軍使孟昇卒節度使王沼傳送昇喪柩還京給券乘驛仍於
郵舍安喪柩積並劾奏以法河南尹房式爲不法事積欲追攝擅令
停務既飛表聞奏罰式一月俸仍召積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
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積襪而走廳後士元追之後以箠擊積傷
面執政以積少年後輩務作威福貶爲江陵府士曹參軍積聰警絕
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爲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
言詩者稱元白焉白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爲元和體
既以俊爽不容於朝流放荆蠻者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
馬積量移通州司馬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贈答凡所爲詩自有
三十五韻乃至百韻者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
爲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悽惋十四年自號州長史徵還

爲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積之辭學謂積曰嘗覽
足下製作所恨不多遲之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積因獻其文
自叙曰積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歧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
以爲廢滯潦倒不復爲文字有聞於人矣會不知好事者挾摛蕪蕪
塵瀆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積詩自始又而奉教約令獻舊
文戰汗悚踊慙天無地積自御史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
遂專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朦瞽
之風者有之辭直氣麤罪尤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
屢爲小辟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庠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
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老而風情宛然而病未
能也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王妄相放効而又從而
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辭皆目爲元和詩體積與同門生白居易
友善居易雅能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五百言
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辭名爲

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排自爾江湖間為詩者復相放效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詩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嘗以為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意累旬已來實慮糞土之牆庇之以大厦使不復破壞永為板築者之娛輒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為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樂樞榘榘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遭迴不為無用矣楚深稱賞以為今代之鮑謝也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稹所為嘗稱其善宮中呼為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為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辭誥所出夙然與古為伴遂盛傳於代由是極承恩顧嘗為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居無何召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

以謂稹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為刎頸之交謀亂改言甚激許穆宗顧中外人情乃罷稹內職授工部侍郎上恩顧未幾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稱笑之時王廷湊朱克融連兵圍牛元翼於深州朝廷俱赦其罪賜節鉞令罷兵俱不奉詔稹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報上存和王傳于方者故同稹之子于進於稹言有奇士王昭王發明二人嘗客於燕趙稹嘗通熟可以反間而出元翼仍自以家財資其行仍賂在東宮為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于方之與與裴度有隙乃告度云于方為稹所使欲結客王昭等刺度度聞而不發及神策軍中尉奏于方之事乃詔三司使韓皋等訊鞠而官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遂俱罷稹度平章事乃出稹為同州刺史度守僕射官上疏言責度太重稹太輕上心憐稹止削長春宮使稹初罷三司獄未奏京兆尹劉遵古遣坊所由潛選稹居第稹奏訴之上

怒罰遵古遣中人撫諭積積至同州因表謝上自叙曰臣積辜負聖明辱累恩獎便合自求死所豈謂尚忝官榮臣積死罪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里兒稚有父兄爲開學校涕咽發憤願知詩書慈母哀臣親爲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由是苦心爲文夙夜強學年二十四登吏部乙科授校書郎年二十八蒙制舉首選授左拾遺始自爲學止於昇朝無朋友爲臣吹噓無親戚爲臣援庇莫非苦已實不因人獨立性成遂無交結任拾遺日屢陳時政蒙先皇帝召問於延英旋爲宰相所憎出臣河南縣尉及爲監察御史又不規避專心糾繩復爲宰相怒臣不庇親黨因以他事貶臣江陵判司廢棄十年分死溝瀆元和十四年憲宗皇帝開釋有罪始授臣膳部員外郎與臣同省署者多是臣登朝時舉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同諫院時拾遺補闕愚臣既不料陛下天聰過卑知臣薄藝朱書授臣制誥延英召臣賜緋宰相惡臣不出其門由是百萬侵毀陛下察臣無罪寵獎踰分

召臣面授舍人遣充承旨翰林學士金章紫服光飾陋軀人生之貴臣不幸矣然臣益遭誹謗日夜憂危唯陛下聖鑒昭臨彌加保衛臣等計策遺王友明等救解深州蓋欲上副聖情豈是別懷他意不料姦人疑臣殺害裴度妄有告論塵瀆聖聰愧羞天地臣本待辯明亦了便擬殺身謝責豈料聖慈尚加薄貶同州雖遠咫尺之間不遠郊圻之境代料必是宸衷獨斷乞臣此官若遣他人商量乍可與臣遠處方鎮豈肯遣臣俯近闕廷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辭泣血仰辭天顏乃至今日竄逐臣自離京國日斷魂銷疢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臣若餘生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再聞京城鐘鼓之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泉臣無任自恨自慙攀戀聖慈之至任郡二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積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境湖秦望之

近月三四焉而諷詠詩什動盈卷秩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絕唱稹既放意嬉遊稍不修邊幅以瀆貨聞於時凡在越八年大和初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三年九月入爲尚書左丞振舉紀綱出郎官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稹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會宰相王播蒼卒而卒稹大爲路歧經營相位四年正月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某疾一日而卒于鎮時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有子曰道護時年三歲稹仲兄司農少卿積愆護喪事所著詩賦詔冊銘誄論議等雜文一百卷號曰元氏長慶集又著古今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稹長慶末因編削其文藁自叙曰劉歆云制不可削予以爲有可得而削之者真謀歟持嗜慾君有之則譽歸于上臣專之則譽歸于下苟而存之其讓也非道也經制度明利害區邪正辨嫌惑存之非分者去之則是非泯苟而削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崩位臣下未有以言利視聽者予時始以對詔在拾遺中

是獻教本書諫職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爲裴度李正辭常重訟所言當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爲河南尉後累歲補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劾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料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爲節度使貪過礪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籍者皆入資資過其稱摧新盜賦無不爲仍爲礪密狀不當得醜謚予自東川還朋礪者潛切齒矣無何分益東都臺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百司皆牢獄有裁接吏械人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飛奏絕百司專禁錮河南尉叛官予劾之忤宰相旨監徐使死於軍徐帥郵傳其柩柩至洛其下歐詬主郵吏予命吏徙柩於外不得復乘傳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奏書生尹太階請死之飛龍使誘趙寔家逃奴爲養子田季安盜娶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於人以八伯朝廷饋東師主計者悞命牛車四千三百乘飛藹越

太行類是數十事或移或奏皆至之貞元已來不慣用文法內外寵臣皆喑鳴會河南尹房式詐譏事發奏攝之前所喑鳴者叫噪宰相素以劾叛官事相銜乘是黜予江陵掾後十年始爲膳部員外郎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獨得對因請亟用兵部郎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爲給舍他忿恨者日夜構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之三召與語語及兵賦洎西北邊事因命經紀之是後書奏及進見皆言天下事外間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其不漏禁中語召入禁林且欲亟用爲宰相是時裴度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予所無構於裴裴奏至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出予爲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所構者雖不能暴揚之遂果初意卒用予與裴俱爲宰相復有購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鞠之復無狀然而裴與予以故俱罷免始元和十五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未二歲僭忝恩寵無是之速者遭罹謗咎亦無是之甚者是以心腹

賢腸糜費於扶衛危亡之不服又惡服經紀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防之狀可得而存者一百一十五苟而削之是傷先帝之器使也至于陳暢辨謗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友矣其餘郡縣之奏請賀慶之禮因亦附於件目始教本書至於爲人雜奏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二十有七奏終歿吾世貽之子孫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毀之易至也其自叙如此欲知其作者之意備於此篇積文友與白居易最善後進之士最重龐嚴言其文體類已保薦之

龐嚴者壽春人父景昭嚴元和中登進士第長慶元年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入三等冠制科之首是月拜左拾遺聰敏絕人文章峭麗翰林學士元稹李紳頗知之明年二月召入翰林爲學士轉左補闕再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嚴與右拾遺蔣防俱爲積紳保薦至諫官內職四年昭愍即位李紳爲宰相李逢吉所排貶端州司馬嚴坐累出爲江州刺史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制旣下敖封還時

人稟然相顧曰于給事犯宰相怒而為知己不亦危乎及覆制出乃
知款駁制書貶嚴太輕中外無不嗤謂以為口實初李紳謫官朝官
皆賀逢吉唯右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為殿中侍御史充入蕃告
衣使嚴復入為庫部郎中大和二年二月上試制舉人命嚴與左散
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為試官以裴休為甲等制科之首有應
自言極諫舉人劉黃條對激切凡數千言不中選人咸以為屈其所
對策大行於時登科者有請以身名授黃者嚴再遷太常少卿五年
權知京兆尹以強幹不避權豪稱然無士君子之檢操貪勢嗜利因
醉而卒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士通皇朝利
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溫檢校都官郎中溫生鐸歷
酸棗鞏二縣令鐸生季庚建中初為彭城令時李正己據河南十餘
州叛正己宗人洵為徐州刺史季庚說洵以彭門歸國因授朝散大
夫大理少卿徐州別駕賜緋魚袋兼徐泗觀察判官歷衢州襄州別

駕自鐸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於
高齊賜田於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溫徙於下邳令為下邳
人焉居易幼聰慧絕人襟懷宏放年十五六時袖文一編投著作郎
吳人顧況況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覽居易文不覺迎
門禮遇曰吾謂斯文遂絕復得吾子矣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
禮部侍郎高郢擢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
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
厔縣尉集賢校理居易文辭富豔尤精於詩筆自讐校至結綬畿甸
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意存諷賦歲時之病補政之缺而士君子多
之而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皇帝納諫思理渴聞讜言二年十一月召
入翰林為學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遺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
擢欲以生平所貯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獻疏言事曰蒙恩授臣左拾
遺依前翰林學士已與崔羣同扶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再瀆
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案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

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關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校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飲無不先預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厩之馬代其勞內厨之膳給其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荅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臨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者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知之乎儻陛下言動之際詔

今之間小有闕道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居易與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舉交情隆厚稹自監察御史謫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群上前面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頻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執祇如奏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稹為戒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况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為責辭然外議喧喧皆以為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獲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况聞士元踰破驛門奪將鞍

馬仍索弓箭赫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爲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此其不可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没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沼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樞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玠違勅徵百姓草又奏韓臯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爲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熾火燒殺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爲之痛心臣恐元稹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二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悞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于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及言疏入不報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

進絹爲魏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財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其錢不多自可宜中官之收贖而今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上又欲加河東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錫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錡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使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悅謂李居易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絳是多見聽納五年當改官上謂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聽自便奏來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爲內職求爲京府判司爲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府戶

曹參軍六年四月丁母陳夫人之喪退居下邳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替善大夫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寃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搆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寘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爲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志懷處順爲事都不以遷謫介意在湓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嘗與人書言之曰予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木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立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羅爲牆援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居易與湊滿朗晦四禪師追永遠宗雷之迹爲人外之交每相攜遊詠濟危登險極林泉之幽遂至於儵然順適之際幾欲忘其形骸或經時不歸或踰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時元稹在通州備嘗艱苦

不以數千里爲遠嘗與積書因論作文之大旨曰夫文尚矣三才各有天文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禮六經首之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詩詩者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士下及匹夫賦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而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而結之以五音音石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法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誠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道人情用至於諛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刊美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

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
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
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
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與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
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于時六
義寔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
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
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懲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
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
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稟則麗矣
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
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
不道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

穿今古觀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
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
尚如此况不迫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
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
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
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
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
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
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旣壯而膚革不
豐益未老而齒髮早衰白鬢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
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賦旣第
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
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
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論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

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
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間
自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
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
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
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爲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
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
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
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古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
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
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
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即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
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
聞于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

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
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
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
之間三登科第名落衆耳迹昇清貴出交駉後入侍冕旒始得名於
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
以僕私試賦判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而然自愧不
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
前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
江館杜間有題僕詩者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
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
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
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篆之戲不足爲多然今
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
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

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屯窮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太祝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迨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曰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帙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或卧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

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至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恐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

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
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
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
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廢而何偶同人賞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
酒酣一詠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
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迹傲軒
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
徃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揚二秘書
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爲元白徃還集衆君子
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
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太息矣僕常語
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 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
自惑必待文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
其中矣况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尚病况他人乎今且各營其

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經前志焉又
何年相見是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
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餘
次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言也居易自叙如此文士以爲
信然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自潯陽浮江上峽十四年三月元稹
會居易於峽口停舟夷陵三日時李弟行簡從行三人於峽州西二
十里黃牛硤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不能訣南賓郡當峽路之深
險處也花木多奇居易在郡爲木蓮荔枝圖寄朝中親友各記其狀
曰荔枝生巴峽間形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
熟柔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暎如紫綃瓢肉瑩白冰雪漿液甘
酸如醴酪大略如此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
三日而味變四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木蓮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
爲黃心樹經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
色豔膩皆同房獨藥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迨謝僅二十日元和十

四年夏命道士毋丘元志寫之惜其遐僻因以三絕賦之有天教拋
擲在深山之句咸傳於都下好事者喧然模寫其年冬召還京師拜
司門員外郎明年轉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始著緋時元稹
亦徵還為尚書郎知制誥同在綸閣長慶元和三月受詔與中書舍
人王起覆試禮部侍郎錢徽下及第人鄭朗等一十四人十月轉中
書舍人十一月穆宗親試制舉人又與賈餗陳崱為考策官凡朝廷
文字之職無不首居其選然多為排擯不得用其才時天子荒縱不
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
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
使交契素深杭越隣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浹嘗會于境上數日而別
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曆中復出為蘇州刺史文宗即位
徵拜秘書監賜金紫九月上誕節召居易與僧惟澄道士趙常盈對
御講論於麟德殿居易論難鋒起辭辨泉注上疑宿構深嗟挹之大
和二年正月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二年稱病申

求為分司官尋除太子賓客居易初對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
達顧遇頗欲奮厲効報苟致身於訐謨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
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
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為事大和已後李宗閔李德
裕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
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
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
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復授太子賓客分司初居易罷杭州歸
洛陽於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馮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家妓
樊素蠻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因
為池上篇曰城都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
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
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
為王真且曰雖有池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

窮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
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
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五白蓮折罽
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逕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
一車泊城獲之習管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仙與釀酒
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弘農
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大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
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吾不
才身今率為池中物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
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
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疑或散悠揚於竹
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笑睡起偶詠非詩非
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十畝之宅五
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

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知蛙作坎不知海寬靈鷲怪
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我前時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
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老乎其間又効陶潛五柳先生作醉吟先生
以自兄文章曠達皆此類也大和末李訓構禍衣冠塗地士林傷感
居易愈無宦情開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辭疾不拜尋授太子少傅進
封馮翊縣開國侯四年冬得風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諸妓女樊蠻等
仍自為墓志病中吟詠不輟自言曰予年六十有八始患風痺之疾
體瘵首眩左足不支蓋老病相乘有時而至耳予栖心釋梵浪迹老
莊因疾觀身果有所得何則外形骸而內忘憂患先禪觀而後順醫
治三月以還厥疾少間杜門高枕澹然安閑吟詠興來亦不能遏遂
為病中詩十五篇以自諭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
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大
中元年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有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

三十卷並行於世長慶末浙東觀察使元稹爲居易集序曰樂天始未言試指之無字能不娛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辭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中及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玄珠斬白蛇等賦洎百節判新進士就日傳於京師會憲宗皇帝策召天下士對詔稱旨又甲科未幾選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爲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祕書之後多以詩章相酬答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滄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覽作新辭自謂爲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其繕寫模勒銜賣於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其有至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閒廁無可柰何

常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爲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墜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矣因號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長可以爲多矣大風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誡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誥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辭冊劄判長於畫摺而言之不亦多乎哉人以爲積序盡其能事居易嘗寫其文集送江州東西二林寺洛城香山聖善等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無子以其姪孫嗣遺命不歸下邳可葬於香山如蒲師塔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

行簡字知退貞元末登進士第授祕省校書郎元和末中盧坦鎮東
蜀辟爲掌書記府罷歸潯陽居易授江州司馬從兄之郡十五年居
易入朝爲尚書郎行簡亦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王客郎中長
慶末振武奏水運營田使賀拔志言營田數過實詔令行簡按覆之
不實志弘自刺死行簡寶曆二年冬病卒有文集一十卷行簡文筆
有兄風辭賦尤稱精密文士皆師法之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
賓客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此焉
敏中字用晦居易從父弟也祖鱗位終揚府錄事參軍父季康溧陽
令敏中少孤爲諸兄之所訓厲長慶初登進士第佐李聽歷河東鄭
滑邠寧三府節度掌書記試大理評事大和七年丁母憂退居下邳
會昌初爲敏中侍御史分司東都尋除戶部員外郎還京武宗皇帝
素聞居易之名及即位欲徵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衰病不任朝
謁因言從弟敏中辭類居易即日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遷中
書舍人累至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會昌末同平章事兼刑部尚書集

賢史館大學士宣宗即位加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兼清宮使太原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及李德裕再貶嶺南敏中居四輔之首雷同
敏中無一不仰理物論罪之五年罷相檢校司空出爲邠州刺史邠
寧節度招撫黨項都制置等使七年進位特進成都尹劔南西川節
度副大使知節度等使十一年二月檢校司徒平章事江陵尹荆南
節度使懿宗即位徵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復輔政尋加侍中三
年罷相爲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累遷中書令太子太師致仕卒
史臣曰舉才選士之法尚矣自漢策賢良隋加詩賦罷中正之法委
於舉之司繇是爭務雕蟲罕趨函丈矯首皆希於屈宋駕肩並擬於
風騷或作箴闕之篇或敷補亡之句咸欲錙銖採葛糠粃懷沙較麗
藻於碧雞闕新奇於白鳳暨編之簡牘播在管絃未逃季緒之詆訶
抑如一班者蓋寡類七子者幾何至潘陸情致之文鮑謝清便之作
宜於徐庾踵麗增華纂組成而耀以珠璣瑤臺構而間之金碧國初

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於前蘇李馳聲於後或位昇台鼎學際大人潤色之文咸布編集然則向古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辭賦者局於宮商放縱者流於鄭衛若品調律度揚權占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荑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

皆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莖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六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七

趙宗儒

竇易直

李逢吉

段文昌 子成式

宋申錫

李程

劉 昫 等修

開人銓校刻沈桐同校

趙宗儒字秉文八代祖彤仕後魏為征南將軍父暉為秘書少監宗儒舉進士初授弘文館校書郎滿歲又以平判入高等補陸渾主簿數月徵拜右拾遺充翰林學士時父暉秘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一日當時榮之建中四年轉屯田員外郎內職如故居父憂免喪授司門司勳二員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事定百吏考績黜陟公當無所畏避右司郎中獨孤喪器殿中侍御史杜倫各以過黜之尚書左丞某郁御史中丞盧紹比昏考中上宗儒貶之中中又秘書少監鄭雲休考其同官孫昌裔入上下宗儒復入中上凡考之中上者不過五

十人餘多減入中中德宗聞而善之遷考功郎中丁母憂終喪授吏部郎中十一年遷給事中十二年與諫議大夫崔損同日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俱賜紫金魚袋十四年罷相為右庶子宗儒端居守道勒奉朝請而已德宗聞而嘉之二十年遷吏部侍郎召見勞之曰知卿閉關六年故有此拜曩者與先臣並命尚念之耶宗儒因俯伏流涕德宗崩順宗命為德宗哀冊文辭頗悽惋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畿汝都防禦使入為禮部六部二尚書尋檢校吏部尚書守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營田觀察等使散冗食之戍二千人六年又入為刑部尚書八年轉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九年召拜御史大夫俄遷檢校右僕射河中尹兼御史大夫管絳磁隰節度觀察等使赴鎮後擅用供軍錢八千餘貫坐罰一月俸十一年七月入為兵部尚書九月改太子少傅權知吏部尚書銓事十四年九月拜吏部尚書穆宗即位以初釋服令尚書省官試先朝所

徵集應制舉人宗儒奏曰準今月十五日勅比者先朝徵集應制人等已及時限恐皆來自遠方難於久住酌宜審事遂委有司定日就試如聞所集之人多已分散須知審的然後裁定宜令所司商量聞奏者伏以制科所設本在親臨南省試人亦非舊典今覃恩既畢庶政惟新況山陵日近公務繁迫待問之士就試非多臣等商量恐須權罷從之復拜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長慶元年二月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享不作幼君荒誕伶官縱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為事在有司執守不合關白以宗儒怯不任事改太子少師寶曆元年遷太子太保昭肅晏駕為大明宮留守太和四年拜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傅文宗召見詔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茲儉而已願陛下守而勿失文宗嘉納之五年宋申錫被誣上召師保已下議其刑上以宗儒高年宣令不拜尋拜疏請老六年詔以司空致仕是歲九月卒年八十七廢朝冊贈司徒宗儒以文學進前後三鎮方任八領選

部略於儀矩切於治生時論以此少之

實易直字宗玄京兆人祖元昌彭州九隴縣令父或廬州刺史易直
舉明經為秘書省校書郎再以判等授藍田尉累歷右司兵部吏部
三郎中元和六年遷御史中丞謝日賜緋魚袋八年改給事中九月
出為陝虢都防禦觀察使仍賜紫入為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姦賊事
發易直令曹官韋正晤訊之得贓三十萬上意其未盡詔重鞫坐贓
三百萬貶易直金州刺史正晤長流昭州十三年六月遷宣州刺史
宣歙池都團練觀察等使長慶二年七月汴州將李齊逐其帥李愿
易直聞之欲出官物以賞軍或謂易直曰賞給無名却恐生患乃已
軍士已聞之時江淮旱水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漕州將王國清
指以為賞激諷兵謀亂先事有告者乃收國清下獄其黨數千大呼
入獄中篡取國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樓謂將吏曰能誅為亂
者每獲一人賞千萬衆喜倒戈擊亂黨並擒之國清等三百餘人皆
斬之九月以李德裕代還為吏部侍郎十一月改戶部兼御史大夫

判度支四年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改門下侍郎封晉陽
郡公寶曆元年七月罷判度支大和二年十月罷相檢校左僕射平
章事襄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五年入為左僕射判太常卿事十
一月檢校司空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六年以疾求還京師七年四
月卒贈司徒謚曰恭惠易直自入仕十年餘常居散秩不應請辟及
居方任亦以公廉聞在相位未嘗論用親黨凡於公舉即無所避然
亦和中吏部尚書鄭餘慶議僕射上曰儀制不與隔品官亢禮易直
時為御史中丞奏駁餘慶所議及易直為右僕射却行隔品致敬之
禮時論非之

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貞觀中學士李玄道曾孫祖顏父歸期逢吉
登進士第釋褐授振武節度掌書記入朝為左拾遺左補闕改侍御
史充入吐蕃冊命副使工部員外郎又充入南詔副使元和四年使
還拜祠部郎中轉右司六年遷給事中七年與司勳員外郎李巨並
為太子諸王侍讀九年改中書舍人十一年二月權知禮部貢舉騎

都尉賜緋四月加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金紫其貢院事
仍委禮部尚書王播署榜逢吉天與姦回妬賢傷善時用兵計淮蔡
憲宗以兵機委裴度逢吉慮其成功密沮之繇是相惡及度親征學
士令狐楚為度制辭言不合旨楚與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罷楚學士
能逢吉政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穆宗即位移襄
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逢吉於帝有侍讀之恩遣人密結倖臣求
遷京師長慶二年三月召為兵部尚書時裴度亦自太原入朝以度
招懷河朔功復留度與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平章事度在太原時
嘗上表論積姦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為勢必相傾乃遣人告和王
傅千方結客欲為元稹刺裴度及捕于方鞫之無狀積度俱罷相位
逢吉代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自是帝以恩澤結朝臣之不逞者造
作謗言百端中傷裴度賴學士李紳韋處厚等顯於上前言度為逢
吉所斥而度於國有功不宜擯棄故得以僕射在朝時已失河朔而
王智興擅據徐州李亦據汴州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度再秉國鈞

以撥暴亂及為逢吉嫁禍奪其權四海為之側目朝士上疏論列者
十餘人屬時君荒淫政出羣小而度竟逐外藩學士李紳有寵逢吉
惡之乃除為中丞又欲出於外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放臺叅以紳褊直必與愈爭及制出紳果移牒往來愈性木
直遂至語辭不遜喧論於朝逢吉乃罷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
察使紳中謝日帝留而不遣翼城人鄭注以鑿藥得幸於中尉王守
澄逢吉令其從子仲言賂注求結於守澄仲言辯譎多端守澄見之
甚悅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者敬宗初即位年方童卯守澄從容奏
曰陛下得為太子逢吉之力也是時杜元穎李紳堅請立深王為太
子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
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
劇而肯附者又八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
者逢吉尋封涼國公邑千戶兼右僕射昭愍即位左右屢言裴度之
賢曾立大勳帝甚嘉之因中使往興元即令問訊寶曆初度連上章

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乃相與為謀欲沮其來張權輿撰非衣小兒之謠傳於閭巷言度相有天分應謠識而韋處厚於上所解析言權輿所撰之言既不能沮又令衛尉卿劉遵古從人安冉榮告武昭謀害逢吉武昭者有才力裴度破淮蔡時獎用之累奏為刺史及度被斥昭以門吏久不見用客于京師途窮頗有怨言逢吉與法司鞠昭行止則顯裴度任用以沮入朝之行逢吉又與同列李程不協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茅彙者於京師貴遊間以氣俠相許二人出入程及逢吉之門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知武昭鬱鬱恨不得官仍叔謂昭曰程欲與公官但逢吉阻之昭愈憤怒因酒與京師人劉審張少騰說刺逢吉之言審以昭言告張權輿乃聞於逢吉即令茅彙召昭相見逢吉厚相結託自是疑怨之言稍息逢吉待茅彙尤厚嘗與彙書云足下當字僕為自求僕當字足下為利見文字往來其間甚密及裴度求覲無計沮之即令許武昭事以暴其迹冉榮既告李仲言誠彙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不問矣

彙曰冤死甘心誣人以自免于不為也及昭下獄逢吉之醜迹皆彰昭死仲言流象州茅彙流雋州李涉流康州李虞自拾遺為河南士曹敬宗待裴度益厚乃自漢中召還復知政事逢吉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仍請張又新李續之為叅佐大和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五年八月入為太子太師東都留守東畿汝防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八年李訓用事三月徵拜左僕射兼守司徒時逢吉已老病足不任朝謁即以司徒致仕九年正月卒時年七十八贈太尉諡曰成

段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圖形凌煙閣祖德敕贈給事中父諤循州刺史贈左僕射文昌家于荊州僮儻有氣義節度使裴胄知之而不能庸韋臯在蜀表授校郎李吉甫刺忠州文昌嘗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與裴均同加獎擢授登封尉集賢校理俄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改祠部員外郎元和十一年守本官充翰林學士文昌武元衡之子壻也元衡與宰相韋貫之不協憲宗欲召文

昌為學士貫之奏曰文昌志尚不修不可擢居近密至是貫之罷相
李逢吉乃用文昌為學士轉祠部郎中賜緋依前充職十四年加知
制誥十五年穆宗即位正拜中書舍人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長慶
元年拜章請退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寬政為治嚴靜有斷蠻夷畏
服二年雲南入寇黔中觀察使崔元略上言朝廷憂之乃詔文昌禦
備文昌走一介之使以喻之蠻寇即退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轉
兵部兼判左丞事文宗即位遷御史大夫尋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大和四年移鎮荆南文昌於
荆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贖為浮圖祠又以先人墳墓在荊州別營
居第以置祖祔影堂歲時伏臘良辰美景享薦之徹祭即以音聲歌
舞繼之如事生者搢紳非焉六年復為劍南西川節度九年三月賜
少中使至受宣畢無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有文集三十卷文
宗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洎二十年其

服飾玩好歌鍾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子成式

成式字柯古以蔭入官為秘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秘閣書籍披閱
皆遍累遷尚書郎咸通初出為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陽以閑放自
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所著酉陽雜俎傳於時

宋申錫字慶臣祖素父叔夜申錫少孤貧有文學登進士第釋褐秘
書省校書郎韋貫之罷相出湖南辟為從事其後累佐使府長慶初
拜監察御史二年遷起居舍人寶曆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翰林
侍講學士申錫始自策名及在朝行清慎介潔不趨黨與當長慶寶
曆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被用時論以為激勸文宗即位
拜戶部郎中知制誥大和二年正拜中書舍人復為翰林學士初文
宗常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寶曆比致宮禁之禍及王守澄之領
禁兵恃其宿舊跋扈尤甚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為姦利出入禁軍賣
官敗權中外咸扼腕視之文宗雅知之不能堪申錫時居內廷文宗

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嘗因召對與申錫從容言及守澄無可柰何令
與外庭朝臣謀去之且約命為宰相申錫頓首謝之未幾拜左丞踰
月加平章事申錫素能謹直寵遇超輩時情大為屬望及到中書割
斷循常望實頗不相副大和五年忽降中人召宰相入赴延英路隋
中宗閔牛僧孺等既至中書東門中人云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
被罪望延英以笏叩頭而退隨等至文宗以神策軍中尉王守澄所
失得本軍虞候豆盧著狀告宋申錫與漳王謀反隨等相顧愕然初
守澄於浴堂以郵注所播告于文宗守澄即時於市肆追捕又將以
二百騎就靖恭里屠申錫之家會內官馬存亮同入諍於文宗曰謀
反者適宋申錫耳何不召南司會議今卒然如此京師企是自為亂
矣守澄不能難乃止乃召三相告之又遣右軍差人於申錫宅捕孔
目官張全真家人買子信緣等又於十六宅及市肆追捕胥吏以成
其獄文宗又召師保僕射尚書丞郎常侍給事諫議舍人御史中丞
承北尹大理卿同於中書及集賢院參驗其事翌日開延英召宰相

及議事官帝自詢問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
補闕盧鈞之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韋温拾遺李羣韋端符
君珣袁都等一十四人皆伏玉階下奏以申錫獄付外請不於禁
中訊鞫文宗曰吾已謀於公卿大僚卿等且出玄亮固言援引今古
辭理懇切玄亮泣涕久之文宗意稍解貶申錫為右庶子漳王為巢
縣公再貶申錫為開州司馬初申錫既得密旨乃除王璠為京兆尹
以密旨喻之璠不能謀而注與守澄知之潛為其備漳王湊文宗之
愛弟也賢而有人望豆盧著者職屬禁軍與注親表文宗不省其詐
乃罷申錫為庶子時京城恟恟衆所譁言以為宰相真連十宅謀反
百寮震駭居一二日方審其詐諫官伏閣懇論文宗震怒叱諫官令
出者數四中外屬望大寮三數人廷辯其事僕射竇易直曰人臣
無將將而必誅聞者愕然唯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
出內獄且曰王師又未獲即獄未具請出豆盧著與申錫同付外
廷勘當時人情翕然推重初議申錫抵死顧物論不可又將投於嶺

表文宗終悟外廷之言乃有開州之命初申錫既被罪怡然不以爲意自中書歸私第止於外廳素服以俟命其妻出謂之曰公爲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乎申錫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姦亂反爲所羅織夫人察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下申錫自居內廷及爲宰相以時風侈靡居要位者尤納賄賂遂成風俗不暇更方遠害且與貞元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謹潔尤以公廉爲已任四方問遺悉無所受既被罪爲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受領所還問遺之狀胡野爲之歎息七年七月卒於開州詔曰申錫雖不能周慎自抵憲章聞其亡歿遐荒良用悲惻宜許其歸葬鄉里以示寬恩開成元年九月詔復申錫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賜紫兼贈兵部尚書仍以其子慎徽爲城固縣尉李和字表臣隴西人父鷗伯程貞元十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宏辭科累辟使府二十年入朝爲監察御史其年秋召充翰林學士順宗即位爲王叔文所排罷遷爲員外郎元和中出爲劍南西川節

度行軍司馬十年入爲兵部郎中尋知制誥韓弘爲淮西都統詔程衡命宣諭明年拜中書舍人權知京兆尹事十二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六月出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入爲吏部侍郎封渭源男食邑三百戶敬宗即位之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敬宗冲幼好治宮室畋遊無度欲於宮中營新殿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以恭儉化天下陛下在諒闇之中不宜興作願以瓦木迴奉園陵上欣然從之程又奏請置侍講學士數陳經義程辯給多智筭能移人主之意尋加中書侍郎進封彭原郡公寶應二年罷相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大和四年三月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六年就加檢校司空七月徵爲左僕射中謝日奏曰臣所忝官上禮前後儀注不同在元和長慶中僕射數入上日不受四品已下官拜近日再定儀注四品已下官悉許受拜王涯竇易直已行之於前今御史臺云已聞奏太常寺定取十五日上臣進退未知所據時中丞李漢以爲受四品

已下拜太重勅曰僕射上儀近已詳定所緣拜禮皆約令文已經施行不合更改宜準太和四年十一月六日勅處分程藝學優深然性放蕩不修儀檢滑稽好戲而居師長之地物議輕之七年六月檢校司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九年復為河中晉絳節度使就加檢校司徒開成元年五月復入為右僕射兼判太常卿事十一月兼判吏部尚書銓事二年三月檢校司徒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有謚曰繆子廓

廓進士登第以詩名聞於時大中末累官至潁州刺史再為觀察使廓子甚亦登進士第

史臣曰宗儒易直以寬柔養望坐致公台與時沉浮壽考終吉可謂能奉身矣逢吉起徒步而至鼎司欺蔽幼君依憑內豎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不與李訓同誅天道福淫明矣申錫小器大謀貶死為幸程不持士範歿獲醜名君子操修豈宜容易

贊曰趙竇優柔坐享公侯蝮蛇野逢吉之流豈無令人主輔謨猷

程錫弼諧于道難周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七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八

劉 昉 等修

聞人銓校刻沈桐同校

韋溫

蕭祐 附溫下

獨孤郁 郁弟朝

錢徽 徽子可復可及

高鈇 鈇弟鈇錯

馮宿 弟定審

封敕

韋溫字弘育京兆人祖肇吏部侍郎父綬德宗朝翰林學士以散騎常侍致仕綬弟貫之憲宗朝宰相自有傳溫七歲時日念毛詩一卷年十一歲應兩經舉登第釋褐太常寺奉禮郎以書判拔萃調補秘書省校書郎時綬致仕田園聞溫登第愕然曰判入高等在羣士之上得非交結權幸而致耶令設席於廷自出判目試兩節溫命筆即成綬喜曰此無愧也調授咸陽尉入為監察御史以父在田里憲府禮拘難於省謁不拜換著作郎一謝即還侍省父疾溫侍醫藥衣不

解帶垂二十年父憂毀瘠踰制免喪久之爲右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温倡言曰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姦人陷害也吾輩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電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惑之咎耶因率同列伏閣切爭之由是知名大和五年太廟第四第六室缺漏上怒罰宗正卿李銳將作王融乃詔中使鳩工補葺之温上疏曰臣聞吏舉其職國家所以治事歸於正朝廷所以尊夫設制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國有經費而最重者奉宗廟也伏以太廟當修詔下踰月有司施墮曾不加誠宜黜慢官以懲不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之功此則事歸于正吏舉其職也而聖恩不勞百職無曠今慢官不恪止于罰俸宗廟所切便委內臣是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羣官有司便同委弃此臣竊爲聖朝惜此事也事關宗廟皆書史策苟非舊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詔書得委所司營繕則制度不紊官業交修上乃止內使羣臣上尊號温上疏曰德如三皇止稱皇功如五帝正稱帝徽號之來乃聖王之末事今歲三川水災

江淮旱歉恐非崇飾徽稱之時帝深嘉之乃止改侍御史李德裕作相遷禮部員外郎或以温厚於牛僧孺言於德裕德裕曰此人堅正中立君子也鄭注鎮鳳翔自知不爲所齒求德門弟子爲參佐請温爲副使或以爲理不可拒則生患温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鄭注誅轉考功員外郎尋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以父職禁廷憂畏成病遺誠不令居禁職懇辭不拜俄兼太子侍讀每晨至少陽院午見莊恪太子温曰殿下盛年宜早起學周文王爲太子雞鳴時問安西宮太子幼不能行其言稱疾上不悅改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王晏平爲靈武刻削軍士賊罪發帝以智與之故減死貶官温三封詔書文帝深獎之莊恪得罪召百寮諭之温曰太子年幼陛下訓之不早到此非獨太子之過遷尚書右丞吏部員外郎張文規父弘靖長慶初在幽州爲朱克融所囚文規不時省赴人土喧然罪之温居綱轄首紮其事出文規爲安州刺史鹽鐵判官姚勗知河陰院宜雪冤獄鹽鐵使崔珙奏加酬獎乃令權知職方

負外郎制出令勗省上温執奏曰國朝已來郎官最為清選不可以
賞能吏上令中使宣諭言勗能官且放入省温堅執不奉詔乃改勗
檢校禮部郎中翌日帝謂楊嗣復曰韋温不放姚勗入省有故事否
嗣復對曰韋温志在銓擇清流然姚勗士行無玷梁公元崇之孫自
殿中判鹽鐵案陛下獎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為陛下當
煩刺者此裴晉之風也上素重温亦不奪其操出為陝虢觀察使武
宗即位李德裕用事召拜吏部侍郎欲引以為相時李漢以家行不
謹貶汾州司馬温從容白德裕曰李漢不為相公所知昨以不孝之
罪削免乞加按問德裕曰親情耶温曰雖非親昵久相知耳德裕不
悅居無何出温為宣歙觀察使辟鄭處誨為觀察判官德裕愈不悅
池州人訟郡守温按之無狀杖殺之明年殤生於首謂愛堊張復魯
曰予任校書郎時夢二黃衣人齋符來追及漣將渡一人續至曰彼
墳至大功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矣與公訣矣明日卒贈工
部尚書謚曰孝温在朝時與李珣楊嗣復周旋及楊李禍作歎曰楊

三李七若取我語豈至是耶初温以楊李與德裕交怨及居位温勸
楊李徵用德裕釋憾解愠二人不能用故及禍温無子女適薛蒙善
著文續曹大家女訓十二章士族傳寫行于時温剛腸寡合人多踈
簡唯與常侍蕭祐善

蕭祐者蘭陵人少孤貧耿介苦學事親以孝聞自處士徵拜左拾遺
累遷至考功郎中祐博雅好古尤喜圖畫前代鐘王遺法蕭張筆勢
編序真偽為二十卷元和末進御優詔嘉之授兵部郎中出為虢州
刺史御之入為太常少卿轉諫議大夫踰月為桂州刺史中丞挂管
功勳察使大和二年八月卒于官贈右散騎常侍祐閑澹貞退善
詩賦詩書畫盡妙遊心林壑嘯詠終日而名人高士多與之遊給
中韋温尤重之結為林泉之友

獨孤郁河南人父及天寶末與李華蕭穎士等齊名善為文所著仙
堂銘大為時流所賞位終常州刺史郁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文學
有父風尤為舍人權德輿所稱以子妻之貞元末為監察御史元和

初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第四等拜左拾遺太子司議郎
杜從郁拜左補闕郁與同列論之曰從郁是宰臣佑之子父居宰執
從郁不宜居諫列乃改爲左拾遺又論曰補闕之與拾遺資品雖殊
同是諫官若時政或有得失不可令子論父從郁竟改他官四年轉
右補闕又與同列拜章論中官吐突承璀不宜爲河北招討使乃改
招撫宣慰使五年兼史館修撰尋召充翰林學士遷起居郎權德輿
作相郁以婦公辭內職憲宗曰德輿乃有此佳婿因詔宰相於士族
之家選尚公主者遷郁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館事預修德宗
實錄七年以本官復知制誥八年轉駕部郎中其年十月復召爲翰
林學士九年以疾辭內職十一月改秘書少監卒郁弟朗嘗居諫官
請罷住西用兵不協旨貶興元元曹入爲監察御史轉殿中十五年
兼充史館修撰遷都官員外郎長慶初諫議大夫李景儉於史館飲
酒馮醉謂宰相語辭侵侮朗坐同飲出爲漳州刺史入爲左司員外
郎遷諫議大夫揚州節度使王璠罷兼鹽鐵使行賂於中人求復領

初上章論之寶曆元年十一月拜御史中丞二年六月賜金
加爲御史李道樞乘醉謁朗朗劾之左授司議郎憲府故事三
御史中丞自辟請命于朝時崔冕居官中不由憲長而
相之僚舊也勅命雖行朗拒而不納冕竟改太常博士
東亭其年十月高少逸入閣失儀朗不彈奏宰相銜阻崔冕
少逸贊善大夫朗亦劾倭朗稱法不稱之解中丞職宗
之不允其謬文宗即位改工部侍郎大和元年八月出爲福州刺史
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是月赴官暴卒於路贈右散騎常侍郁子亦
亦登進士第大中後官達亦至侍郎

錢微字蔚章吳郡人父起天寶十年登進士第起能五言詩初從鄉
薦寄家江湖常於客舍月夜獨吟遠聞人吟於廷曰曲終人不見江
上數峯青起愕然攝衣視之無所見矣以爲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
就試之年李暉所試相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語十字
落句暉深嘉之稱爲絕唱是歲登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大曆中

韓翃李端輩十人俱以能詩出入貴遊之門時號十才子形於圖畫
起位終尚書郎徽貞元初進士擢第從事戎幕元和初入朝三選
部員外郎召充翰林學士六年轉祠部郎中知制誥八年改司封郎
中賜緋魚袋職如故九年拜中書舍人十一年王師討淮西詔朝臣
議兵徵上疏言用兵累歲供饋力殫宜罷淮西之征意不悅罷徵
學士之職守本官長慶元年爲禮部侍郎時宰相以文學知名者
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者
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
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勝出渾之漢賓皆不中選
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譴逐久之及得還朝大改前
志由選以徵進達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嫌隙揚汝士與徽有
舊是歲宗閔子壻蘇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
文昌赴鎮辭日內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

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達
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內出題
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詔曰國家設文學之科本
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翦爲朋黨謂之關
節干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末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等昨令
重試意在精覆孰能不於異書之中固求深僻題目貴令所試成就
以觀學藝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其呈試之文
都下知其本中辭律鄙淺蕪累亦多比令宣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
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泰用弘寧撫式示殊恩
特賜及第鄭朗等十人並落下自今後禮部舉人宜準開元二十五
年勅及第訖所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尋貶徽爲江州刺史
中書舍人李宗閔劍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開江令初議貶徽宗閔
汝士等徵以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徵曰不然苟無愧心得

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微長者
既而穆宗知其朋比之端乃下詔曰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
人相與讓於里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耻言人過真理古也朕甚
慕焉然已遠乎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侵誣自非
責善循名不能彰善譴惡故孝宣必有告及下光武不以單辭遽行
語稱曰上之非伴有匿名之禁皆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
辭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當事也未代偷巧
內在外則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
嗟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諛笑以相求退則羣居州
處以相譏留中不出之請蓋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誅是生於朋黨
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迹已彰尚矜
介持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以勤恪蒞官而曰務從
簡易提紀綱者不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
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

參斷一謬俗化益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
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皆行兵興已來人散久矣始
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曾無耻格益
用雕剝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樞機之重旁撓於薄徒尚
念因而化之亦冀去其尤者而宰臣懼其寢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
之書願垂勸誡之詔遂伸告諭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
于道不稱之辭也制出朋比之徒如撻於市咸睚眦於紳積微明年
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文宗即位徵拜尚書左丞大和
元年十二月復授華州刺史二年秋以疾辭位授吏部尚書致仕三
年二月時年七十五子可復可及皆登進士第可復累官至禮部
郎中太和九年鄭注出鎮鳳翔李訓選名家子以為賓佐授可復檢
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鳳翔節度使其年十一月李訓敗鄭注
誅可復為鳳翔監軍使所害
高鉞字翹之祖鄭賓宋州寧陵令父去疾攝監察御史鉞元和初進

上及第判入等補秘書省校書郎累遷至右補闕充史館修撰十四
年上疏請不以內官爲京西北和糴使十五年轉起居郎依前充職
銞孤貞無黨而能累陳時政得失長慶元年穆宗憐之面賜緋於思
政殿仍命以本官充翰林學士二年遷兵部員外郎依前充職四年
四月禁中有張韶之變敬宗幸左軍是夜銞從帝宿於左軍翌日賊
平嘗從臣賜銞錦綵七十匹轉戶部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拜中書
舍人充職如故謝恩於思政殿因諫敬宗以求理莫若躬親用示憂
勤之旨也帝深納其言又賜錦綵五十匹寶曆二年三月罷學士守
本官大和三年七月授刑部侍郎四年冬遷吏部侍郎銞綜之司官
業振舉七年出爲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八年六月卒贈兵部尚書
諡命薄葬銞少時孤貧絜已力行與弟銖錯皆以檢靜自立致位崇
顯居家友睦爲搢紳所重

元和六年登進士第穆宗即位入朝爲監察御史累遷員外郎吏
部中丞大和五年拜給事中七年爲外官監考使八年十月文宗用

國子助教李仲言爲侍講銖率諫官伏閣論曰仲言素行纖邪若聽
用必亂國經上令中使宣諭曰朕要仲言講書非有聽用也是歲先
旱後水京師穀價騰踊彗星爲變舉選皆停人情雜然流議鄭注姦
謀日聞于外銖等犯難論諍冀上省悟旣奉宣傳相顧失色以其危
亡可翹足而待也明年訓注竊權惡銖不附已五月出爲越州刺史
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開成三年就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尋入爲刑
部侍郎四年七月出爲河南尹會昌末爲吏部侍郎

錯元和九年登進士第昇宏辭科累遷吏部員外太和三年準勅試
別頭進士明經鄭齊之等十八人榜出之後語辭紛競監察御史姚
中立以開詔錯審定乃昇李景王淑等人以爲公六年二月自司勳
郎中轉諫議大夫七年遷中書舍人九年十月以本官權知禮部貢
舉開成元年春試畢進呈及第人名文宗謂侍臣曰從前文格非佳
昨出進士題目是朕出之所試似勝去年鄭覃曰陛下改詩賦格調
以正頽俗然高錯亦能勵精選士仲副聖主帝又曰近日諸侯章奏

語太浮華有乖典實宜罰掌書記以誡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
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實在盛時乃以錯爲禮部侍郎凡掌貢部
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三年榜出後勅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
過多則乖精選官途填委要室其源宜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
其數亦聽然錯選擢雖多頗得實才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尋轉
吏部侍郎其年九月出爲鄂州刺史御史大夫鄂岳觀察使卒弒子
湜錯子湘偕登進士第

湜咸通十二年爲禮部侍郎

湘自負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咸通年改諫議大夫坐宰相劉
瞻親厚貶高州司馬乾符初復爲中書舍人三年遷禮部侍郎選士
得人出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觀察等使卒

馮宿東陽人卅歲隨父子華廬祖墓有靈芝白兔之祥宿昆弟二人
皆幼有文譽宿登進士第徐州節度張建封辟爲掌書記後建封卒
其子愔爲軍士所立李師古欲乘喪襲取時王武俊且觀其聲情

懼計無所出宿乃以檄書招師古而說武俊曰張公與君爲兄弟欲以
力驅兩河歸天子衆所知也今張公歿幼子爲亂兵所脅內則誠疑
隔絕於朝廷外則境上侵逼於強寇孤危若此公安得坐視哉誠能
爲天下念先僕射之忠動捨其子之迫脅使得束身自歸則公於朝
廷有靖亂之功於張氏有繼絕之德矣武俊大悅即以表開由是朝
廷賜帛節鉞仍贈建封司徒宿以嘗從建封不樂與其子處乃從浙
東觀察使賈全府辟愔恨其去已奏貶泉州司戶徵爲太常博士王
上其死以其子承宗不順不加謚宿以爲懷柔之義不可遺其忠勞
乃加之美謚轉虞部都官二員外郎元和十二年從裴度東征爲彰
義軍節度判官淮西平拜比部郎中會韓愈論佛骨時宿疑宿草疏
出爲汝州刺史爲刑部郎中十五年權判考功宿以宰臣及三品已
下官故事內校考別封以進翰林學士職居內署事莫能知請依前
書上考諫官御史亦請仍舊並書中上考長慶元年以本官知制誥
二年轉兵部郎中依前充職牛元翼以深州不從王庭湊詔授襄州

節度使元翼未出深州為庭湊所圍二年以宿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往摠留務監軍使周進榮不遵詔命宿以狀聞元翼既至宿歸朝拜中書舍人轉太常少卿敬宗即位宿常導引乘輿出為華州刺史以父名拜章乞罷改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充考制策官大和二年拜河南尹時洛苑使姚文壽縱部下侵欺百姓吏不敢捕一日遇大會嘗所捕者傲睨於文壽之側宿知而掩之杖死大和四年入為工部侍郎六年遷刑部侍郎修格後勅三十卷遷兵部侍郎九年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開成元年十月卒廢朝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有文集四十卷子圖陶翰三人皆登進士榜歷清顯宿弟定字介夫儀貌壯偉與宿俱有文學而定過之負心甲第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于頔牧蘇州定寓焉頔友於布衣聞從頔帥襄陽定乘驢詣軍門史不時白定不留而去頔馳符軍吏馳載錢五十萬及境謝之定飯逆旅復書責以貴傲而返北遣頔深以為恨權德輿掌貢士擢居上第後於潤州佐薛莘幕

為鄆縣尉充集賢校理定先時居父憂因號毀得時起府或不及時大學士疑其恃才簡怠乃奪其職俾為大理評事登朝為太常博士轉祠部員外郎寶曆二年出為郢州刺史長壽縣屬馬洪沼告定強奪人妻及將闕官職田祿粟入已費用詔監祭御史李顧行鞫之獄具上聞制曰馮定經使臣推問無入已賊私所管罰錢又皆公用然長吏之體頗步無儀刑賞或乖宴遊不節緣經恩赦難更科書猶持郡符公議不可宜停見任尋除國子司業河南少尹大和九年八月為太常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惣樂工閱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珣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問曰豈非能為古章句者耶乃召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因錫禁中瑞錦仍令大錄所著古體詩以獻尋遷諫議大夫知匭事是歲李訓事敗伏誅衣冠橫罹其禍中外危疑及改元御殿中尉仇士良請用神策仗衛在殿門定抗疏論罷人情危之又

請許左右史隨宰臣入延英記事宰臣不樂二年改太子詹事三年
宰臣鄭暉拜太子太師欲於尚書省上事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
事府不合於都省禮上乃詔於本司上事人推美之四年遷衛尉卿
是歲上章請老詔以左散騎常侍致仕會昌六年改工部尚書而卒
先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定所為黑水碑畫鶴
記韋休符之使西番也見其國人寫定商山記於屏障其文名馳於
戎夷如此子衮頴軒巖四人皆進士登第咸通中歷任臺省宿從弟
審寬

審父子郁審貞元十二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入為監察御史累遷
至兵部郎中開成三年遷諫議大夫四年九月出為桂州刺史桂管
觀察使入為國子祭酒國子監有孔子碑睿宗篆額加大周兩字蓋
武后時篆也審請琢去偽號從大唐字從之咸通中卒於秘書監審
弟寬子緘皆進士擢第知名於時
教字碩大其先渤海脩人祖希奭父諒官卑教元和十年登進士

第累辟諸侯府大和中入朝為右拾遺會昌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
入翰林為學士拜中書舍人教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澁武
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
善之賜之官錦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迴鶻誅劉稹議兵之際同列
或有不可之言唯德裕籌計指畫竟立奇功武宗賞之封衛國公守
太尉其制語有過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積盜兵壺關畫鏃
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教往慶之德裕口誦
此數句撫教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追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
言座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教深禮重之然教不持士範人重其才
而輕其所為德裕不能大用之德裕罷相教亦罷內職宣宗即位遷
禮部侍郎大中二年典貢部多擢文士轉吏部侍郎渤海男食邑七
百戶四年出為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使歷左散騎常侍
十一年拜太常卿出為淄青節度使入為戶部尚書卒子彥卿望卿
從子特卿皆進士及第咸通後歷位清顯

史臣曰韋公鯁亮守官犯而得禮蕭子恬於吏隱抑亦名賢蔚章操
韻非高而從容長者郁朗襟槩鬱有世風三高並秀於一時二馬爭
驅於千里成以擢英挾藻華國揚名潤色之能封無與讓壽考垂慶
儒何負哉
贊曰伏蒲進諫染翰為文獨孤韋氏志在匡君馮高諸子綺繡續紛
禁垣擅美渤海凌雲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八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九

李訓

王涯

賈餗

鄭行餘

李孝本

鄭注

王璠

舒元興

羅立言

劉

昫

等修

聞人銓校刻沈桐同校

李訓肅宗時宰相揆之族孫也始名仲言進士擢第形貌魁梧神情
灑落辭敏智捷善揣人意寶曆中從父逢吉為宰相以訓陰險善計
事愈親厚之初與弟彙等欲中傷李程及武昭事發訓坐長流嶺表
會赦得還丁母憂居洛中時逢吉為留守思復為宰相且深怨裴度
居常憤鬱不樂訓揣知其意即以奇計動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以
為然遣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注得賂甚悅乘間

唐傳一百一十九
薦于中尉王守澄乃以注之藥術訓之易道合薦于文宗守澄以訓
縷粗難入禁中帝令訓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入內帝見其指趣甚奇
之及訓釋服在京師大和八年自流入補四門助教召入內殿面賜
緋魚其年十月遷國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
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兩省諫官伏閣切諫言訓姦邪
海內聞知不宜令侍宸宸終不聽文宗性守正嫉惡以宦者權寵太
過繼為禍胎元和末弒逆之徒尚在左右雖外示優假心不堪之思
欲芟落本根以雪讎耻九重深處難與將相明言前與侍講宋申錫
謀謀之不臧幾成反噬自是巷伯尤橫因鄭注得幸守澄俾之援訓
隼黃門之不疑也訓既在翰林解易之際或語及巷伯事則再三憤
激以動上心以其言論縱橫謂其必能成事遂以真誠謀於訓注自
是二人寵幸言無不從而深秘之謀往往流聞於外上慮中人猜慮
乃疏易義六條示於百辟有能出訓之意者賞之蓋欲知上以師友
寵之九年七月改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九月遷禮部侍郎

同中書事仍賜金紫之服詔以平章之暇三五日一入翰林
權衡即謀誅內豎中官陳弘慶者自元和末負弒逆之名忠義之士
無不扼腕時為襄陽監軍乃召自漢南至青泥驛遣人封杖於王
守澄自長慶已來知樞密典禁軍作威作福訓既作相以守澄
軍十二衛觀軍容使罷其禁旅之權尋賜魘殺之訓愈承恩顧每別
殿奏對他宰相莫不順成其言黃門禁軍迎拜戰歛訓本以纖達門
庭趨附之士率皆狂恠險異之流時亦能取正人俾學以鎮人心天
下之人有異訓以致太平者不獨人主惑其言訓雖為鄭注引用及
保位俱大勢不兩立託以中外應赴之謀出注為鳳翔節度使俟誅
內豎即兼圖注約以其年十一月詔中官須假兵力乃以大理卿郭
行簡為邠寧節度使戶部尚書王璠為太原節度使京兆少尹羅立
言權知大尹事太府卿韓約為金吾街使刑部郎中知雜李孝本權
知中丞事皆訓之親厚者異王璠郭行餘未赴鎮問廣令召募豪俠
及金吾臺府之從者俾集其事是月二十一日帝御紫宸班定韓約

不報平安奏曰金吾左仗院石榴樹夜來有甘露臣已進狀訖乃蹈
舞拜宰相百官相次稱賀李訓奏曰甘露降祥俯在宮禁陛下宜
親幸左仗觀之班退上乘軟舁出紫宸門由含元殿東階舁殿宰相
侍臣分立於副階文武兩班列於殿前上令宰相兩省官先往視之
韓約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輕言言出四方必稱賀也上曰韓約
妄耶乃令左右軍中尉樞密內臣往視之既去訓召王璠郭行餘曰
來受勅旨璠恐悚不能前行餘獨拜殿下時兩鎮官健皆執兵在丹
鳳門外訓已令召之唯璠從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中尉樞密至左仗
開幕下有兵聲驚恐走出閣者欲扃鑰之為中人所叱執關而不能
下內官迴奏韓約氣懾汗流不能舉首中官謂之曰將軍何及此耶
又奉曰事急矣請陛下入內即舉軟輿迎帝訓殿上呼曰金吾衛士
上殿來護乘輿者人賞百千內官決殿後梁愚舉輿疾趨訓攀呼曰
陛下不得入內金吾衛士數十人隨訓而入羅立言率府中從人自
東來李孝本率臺中從人自西來共四百餘人上殿縱擊內官死傷

者數十人訓時愈急遽進入宣政門帝瞋目叱訓內官郗志榮奮拳
擊其背訓即僵仆於地帝入東上閣門門即闔內官呼萬歲者數四
須臾內官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閣門遇人即殺宰相王涯賈餗舒
元輿方中書會食聞難出走諸司從吏死者六七百人是日訓中奉
而仆知事不濟乃單騎走入終南山投寺僧宗密訓與宗密素善欲
剃其髮匿之從者止之乃趨鳳翔欲依鄭注出山為蓋屋鎮將宗楚
所得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入軍別受榜掠乃謂兵士曰所在有
兵得我者即富貴不如持我首行被奪取乃斬訓持首而行訓弟仲
景再從弟戶部員外郎元臯皆伏法仇士良以宗密容李訓遣人縛
入左軍責以不告之罪將殺之宗密怡然曰貧僧識訓年深亦知反
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魚弘志嘉之奏
釋其罪

鄭注絳州翼城人始以藥術游長安權豪之門本姓魚冒姓鄭氏故
時號魚鄭注用事時人目之為水族元和十三年李勣為襄陽節度

使注往依之愬得其藥力因厚遇之署爲節度衙推從愬移鎮徐州
又爲職事軍政可否愬與之參決注詭辯陰狡善探人意旨與愬籌
謀未嘗不中其意然挾邪任數專作威福軍府患之時王守澄監徐
軍深怒注一日以軍情患注白于愬愬曰彼雖如此實竒才也將軍
試與之語苟不如旨去未爲晚愬即令謁監軍守澄初有難色及延坐
與語機辯縱衡盡中其意遂延于內室促膝投分恨相見之晚翌日
守澄謂愬曰誠如公言實竒士也自是出入守澄之門都無限隔愬
署爲巡官齒於賓席及守澄入知樞密當長慶寶曆之際國政多專
於守澄注晝伏夜動交通賂遺初則讒邪姦巧之徒附之以圖進取
數年之後達寮權臣爭湊其門累從山東京西諸軍歷衛佐評事御
史又檢校庫部郎中爲昭義節度副使旣以陰事誣陷宋申錫守道
正人始側目焉大和七年罷邠寧行軍司馬入京師御史李款閣內
彈之曰鄭注內通勅使外結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
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內諫章十數文宗不納

注授注通王府司馬充右神策判官中外駭歎八年九月
一卷令守澄召注對浴堂門賜錦綵召對之夕慧出東方長三尺光
耀甚緊其年十二月拜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起第善和里通於東
林長廊複壁日聚京師輕薄子弟方鎮將吏以招權利問曰入禁軍
與守澄款密語必移時或通夕不寐李訓旣附注以進承間入謁而
嘗浮躁進者盈於注門九年八月遷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召
曰九仙門帝面賜告身時李訓已在禁庭二人相洽日侍君側講貫
太平之術以爲朝夕可致昇平兩姦合從天子益惑其說是時訓注
之權赫於天下旣得行其志生平恩讎絲毫必報因楊虞卿之獄挾
是李宗閔李德裕心所惡者目爲二人之黨朝士相繼斥逐班列爲
之一空人人惴慄若崩厥角帝微知之下詔慰喻人情稍安訓注天
資狂妄倫合苟容至於經略謀猷無可稱者初浴堂召對上訪以富
人之術乃以推茶爲對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園官自造作量給直
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權茶使又言秦中有災宜興

工役以襍之文宗能詩嘗吟杜甫江頭篇云江頭宮殿鏤千門細柳
新蒲爲誰綠始知天寶已前環曲江四岸有樓臺行宮廡署心切慕
之旣得注言即命左右神策軍差人淘曲江昆明二池仍許公卿士
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以時追賞時兩軍造紫雲樓彩霞亭內出
樓額以賜之注言無不從皆此類也九月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尹
鳳翔節度使蓋與李訓謀事有期欲中外協勢十一月注聞訓事發
自鳳翔率親兵五百餘人赴闕至扶風聞訓敗乃還監軍使張仲清
已得密詔迎而勞之召至監軍府議事注倚兵衛即赴之仲清已伏
兵幕下注方坐伏兵發斬注傳首京師部下潰散注家屬屠滅靡有
孑遺初未獲注京師憂恐至是人人相慶注兩目不能遠視自言有
金丹之術可去痿弱重脰之疾始李愬自云得効乃移之守澄亦神
其事繇是中官視注皆憐之卒以是售其狂謀而守澄自貽其患復
致衣冠塗地豈一時之沴氣歟旣籍沒其家財得絹一百萬匹他貨
耕是

王涯字廣津太原人父晃涯貞元八年進士擢第登宏辭科釋褐監
田尉貞元二年十月召充翰林學士拜右拾遺左補闕起居舍人皆
充內職元和三年爲宰相李吉甫所怒罷學士守都官員外郎再貶
虢州司馬五年入爲吏部員外七年改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九年八
月正拜舍人十年轉工部侍郎知制誥加通議大夫清源縣開國男
學士如故十一年十二月加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三年八月罷相
守兵部侍郎尋遷吏部穆宗即位以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劔南
東川節度使其年十一月吐蕃南北犄角入寇西北邊騷動詔兩川
兵拒之時蕃軍逼雅州涯上疏曰臣當道出軍徑入賊腹有兩路一
路從龍州清川鎮入蕃界徑抵故松州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一
路從綿州威蕃柵入蕃界徑抵棲雞城皆吐蕃險要之地又曰臣伏
見方今天下無犬吠之警海內同覆孟之安每蕃戎一警則中外咸
震致陛下有旰食軫懷之憂斯乃臣等居大官受重寄者之深責也
雖承詔發卒心馳寇廷其於爲國討除使戎人芟剪晝夜思付何補

涓毫所以悽悽愚心願陳萬一臣觀自古長策昭然可徵在於實邊
兵選良將明斥候廣資儲杜其姦謀險其走集此立朝士大夫皆知
不獨微臣知之也祇在舉行之耳然臣愚見所及猶欲布露者誠願
陛下不愛金帛之費以釣北虜之心臨遣信臣與之定約曰大戎悖
亂負恩爲邊鄙患者數矣能制而服之者唯在北蕃如能發兵深入
殺若干人取若干地則受若干之賞開懷以示之厚利以啗之所以
勸聳要約者異於他日則匈奴之銳可得出矣一戰之後西戎之力
衰矣穆宗不能用其謀長慶元年幽鎮復亂王師征之未聞尅捷涯
在鎮上書論用兵曰伏以幽鎮兩州悖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行
虎之非心囚繫鼎臣戕賊戎帥毒流列郡豐及賓僚凡在有情孰不
扼腕咸欲橫戈荷戟問罪賊廷伏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
不服邇無不安矧茲二方敢逆天理臣竊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以
貔貅問罪之師當猖狂失節之寇傾山壓卵決海灌熒勢之相懸不
是過也但以常山燕郡虞虢相依一時興師恐費財力且夫罪有輕

重事有後先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陽肇亂出自一時事非謀情
亦可驗鎮州構禍殊匪偶然扇動屬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鎮之衆
可示寬刑鎮異之戎必資先討況廷湊聞葺不帝父祖之恩感德分
離人多迫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讎之衆昭義願盡敵之師參之晉
陽輔以滄易掎角而進易若建瓴盡屠其城然後北首燕路有朝廷
不爲失信於軍勢實得機宜臣之愚忠輒在於此臣又聞用兵昔關
先扼其喉今漣莫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成以重兵俾
其死生不相知問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迫冀趙次下井陘此百舉
百全之勢也臣受恩深至無以上酬輕冒陳聞不勝戰越泊拜疏至
庶士政已爲賊劫陷瀛莫州兇勢不可遏俄而二兇俱宥之三年入
爲御史大夫敬宗即位改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鹽鐵轉運使俄
遷禮部尚書充職寶曆二年檢校尚書左僕射與元尹山南西道節
度使就加檢校司空大和三年正月入爲太常卿文宗以樂府之音
鄭衛太甚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

曰雲韶樂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廓少府監庾承憲押樂工獻於梨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悅賜涯等錦綵四年正月守吏部尚書檢校司空復領鹽鐵轉運使其年九月守左僕射領使奏李師道前據河南十二州其充鄆淄青濮州界舊有銅鐵冶每年額利百餘萬自收復未定稅額請復係鹽鐵司依建中元年九月勅例制置從之七年七月以本官同平章事進封代國公食邑二千戶八年正月加檢校司空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九年五月正拜司空仍令所司冊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仍兼領江南榷茶使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訓事敗文宗入內涯與同列歸中書會食未下筋吏報有真自閣門出逢人即殺涯等蒼惶步出至末昌里茶肆為禁兵所擒并其家屬奴婢皆繫於獄仇士良鞫涯反狀涯實不知其故械縛既急傍皆不勝其酷乃令手書反狀自誣與訓同謀獄具左軍兵馬三百人領涯與王璠羅立言右軍兵馬二百人領賈餗舒元興李孝本先赴小朝衙兩市乃腰斬於子城西南隅獨柳樹下涯以榷茶事百姓怨

恨詬罵之投瓦礫以擊之中書房吏焦寓焦璿臺吏李楚等十餘吏卒爭取殺之籍沒其家涯子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孟堅太常博士仲翔其餘稚小妻女連襟係頸送入兩軍無少長盡誅之自涯已下十一家資貨悉為軍卒所分涯積家財鉅萬計兩軍士卒及市人亂取之竟日不盡涯博學好古能為文以辭藝登科踐揚清峻而貪權固寵不遠邪佞之流以至赤族涯家書數萬卷併於書府前代法書名畫人所保惜者以厚貨致之不受貨者即以官爵致之厚為垣藪而賊之者至是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奩金寶之飾與其玉軸而弃之其之死也人以為冤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章求示涯之相罪名仇士良頗懷憂恐初宦官縱毒凌藉南司及從諫奏論

守魯王父礎進士文辭知名元和五年擢進士第宏辭科風儀脩飾操履甚堅累辟諸侯府元和中入朝為監察御史拜遷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於鎮州長慶中累歷真外郎十四年以職方郎中

知制誥寶曆元年二月轉御史中丞時李逢吉為宰相與璠親厚故自郎官掌誥便拜中丞特逢吉之勢稍橫嘗與左僕射李絳相遇於街交車而不避絳上疏論之曰左右僕射師長庶寮開元中名之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尚書已上每月合衙上日百寮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廷禮儀之崇中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已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禮謂為合宜苟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緣有才不當位恩加特拜者遂從權使不用舊儀酌於羣情事實未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看即與欲參何殊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及參賀處或僕射先至中丞後來憲度乖宜尋卑倒置儻人才忝位自合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伏望下百寮詳定事體使未可遵行勅旨令兩省詳議兩省奏曰元和中伊慎忝居師長之位太常博士韋諷削去舊儀今李絳所論於禮甚當逢吉素惡絳之直天子雖許行儀中書竟無處分乃罷璠中丞遷工部侍郎尋遷絳僕射以太子

師分司東都其弄權怙寵如此璠二年七月出為河南尹太和二年以本官權知東都選十月轉尚書右丞勅選畢入朝三年改吏部侍郎四年七月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二月遷左丞判太常卿事六年八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八年李訓得幸累薦十一月召還復拜右丞璠以逢吉故吏自是傾心於訓權倖傾朝九年五月遷戶部尚書判度支謝日召對浴堂錫之錦綵其年十一月李訓將誅內官令璠召募豪俠乃授太原節度使託以募爪牙為名訓敗之日璠歸長興里第是夜為禁軍所捕墜家下獄斬璠於獨柳樹家無少長皆死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李訓舉事之日遐休於館中禮上同職駕部郎中令狐定等五六人送之是日悉為亂兵所執定以兄楚為僕射軍士釋之獨執遐休誅之初璠在浙西繕城壕役人掘得石石上有十二字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璠視莫知其首京口老人講之曰此石非尚書之吉兆也尚書祖名峯峯生礎是山有石也礎生尚書是石有玉也尚書之子名遐休休絕也此非吉

徵果赤埃

曾鍊字子美河南人祖渭父寧鍊進士擢第又登制策甲科文史兼
大司選至考功員外郎長慶初策召賢良選當時名士考策鍊與白
居易俱爲考策官選文人以爲公尋以本官知制誥遷庫部郎中充
職四年爲張又新所構出爲常州刺史大和初入爲太常少卿二年
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七月拜中書舍人四年九月權知禮部貢舉五
年榜出後正拜禮部侍郎凡典禮闈三歲所選士七十五人得其名
人多至公卿者七年五月轉兵部侍郎八年十一月遷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九年四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制出未行
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進金紫階封姑臧男食邑三百戶未幾加集
賢殿學士監修國史其年十一月李訓事發兵交殿廷禁軍肆掠鍊
易服步行出內潛身人間翌日自投神策軍與王涯等皆族誅鍊雖
中立自持然不能以身犯難排斥姦織脂韋其間遂至覆族逢時多
儆死非其罪世多寃之

舒元輿者江州人元和八年登進士第釋褐諸府從事大和初入朝
爲監察轉侍御史初天寶中玄宗祀九宮壇次郊壇行事御署祝板
元輿爲監察監祭事以爲太重奏曰臣伏見祀九宮貴神祝板九片
陛下親署御名及稱臣於九宮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
廟之外無合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而貴神以九宮爲目
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數其名號太一天一招搖軒轅咸池青龍大
陰天符攝提也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於日月猶侯伯也陛下爲
天子豈可反臣於天之子男取臣竊以爲過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
則陛下當合稱皇帝遣某官致祭于九宮之神不宜稱臣與名臣雖
愚瞽未知其可乞下禮官詳議從之尋轉刑部員外郎元輿自負奇
才銳於進取乃進所業文章乞試效用宰執謂其躁競五年八月改
授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丁母憂在洛與元輿性俱詭激乘險蹈
利相得甚歡及訓爲文宗寵遇復召爲尚書郎九年以右司郎中知
臺雜七月權知中丞事九年拜御史中丞兼判刑部侍郎是月以本

官同平章事與訓同知政事而深謀詭筭熒惑主聽皆生於二兇也
訓竊發之日兵自內出元輿易服單馬出安化門為追騎所擒送左
軍族誅之

郭行餘者亦登進士第太和初累官至楚州刺史五年移刺汝州兼
御史中丞九月入為大理卿李訓在東都時與行餘親善行餘數
餉遺至是用為九列十一月訓欲竊發令其募兵乃授邠寧節度使
訓敗族誅

羅立言者父名歡貞元末登進士第寶曆初檢校主客員外郎為
鐵河陰院官二年坐糴米不實計贓一萬九千貫鹽鐵使惜其吏
定罪止削所兼侍御史大和中為司農少卿主太倉出納物以貨
賂鄭注李訓亦重之訓將竊發須兵集事以京兆府多吏卒立言
為京兆少尹知府事訓敗日族誅長安縣令孟瑄貶硤州
縣令姚中立朗州長史以兩縣捕賊官受立言指使故
兩縣吏卒萬年捕賊官鄭洪懼禍託疾既而詔立言入

姚中立陰知其故恐以詐聞不免其累乃以狀告洪之詐仇士良拘
洪入軍洪銜中立之告謂士良曰追集所由皆因縣令處分子何罪
也故中立坐貶洪免死

李孝本者宗室之子也累官至刑部郎中而依于訓注以求進舒元
興作相訓用孝本知臺雜權知中丞事最預訓謀竊發之日孝本從
人殺內官十餘人於殿廷知事不濟單騎走投鄭注至咸陽西原為
追騎所捕族誅之坐訓注而族者凡十一家人以為冤

史臣曰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權古先后王率由茲道而遂能
息人靖亂垂統作則者如梓人共柯而殊工良奕同枰而獨勝蓋在
得其術則事無後艱昭獻皇帝端冕深帷憤其廝養欲鏟官居之弊
載澄刑政之源當宜禮一代正人訪先朝耆德脩文教而厚風俗設
武備以服要荒俾西被東漸皆陶於景化柔祗蒼昊必降於紳祥自
然懷德以寧無思不服況區區宦者獨能悖化哉故豎刁易牙不廢
齊桓之霸韓嫣籍孺何妨漢帝之明蓋有管仲亞夫之賢屬之以大

政故也此二君者侍御閣寺得其道也而昭獻忽君人之大體惑纖
狡之庸儒雖終日橫經連篇屬思但得好文之譽庸非致治之先且
李訓者狙詐百端陰險萬狀皆守澄而勸酖出鄭注以擅權祇如盡
隕四星兼權八校小人方寸即又難知但慮爲蚤蝨而採溪蓀翻獲
螾蜒之患也嗚呼明三夫何不思遽致血濺黃門兵交青瑣苟無藩
后之勢黃屋危哉涯鍊綽有士風晚爲利喪致身鬼域之伍何逃瞰
室之災非天不仁子失道也

非時乏賢君迷倒置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九